



09827

喪大記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爲廬

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

皆官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苦始占反枕之鳩反

由苦內反疏云定本無枕由字禮章善反楣音眉適丁歷反

聶氏崇義曰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

卧於地爲楣卽立五椽於上斜倚東牆上以草苫蓋

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面開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一

姚氏際恆曰以字下疑有脫誤不然廬於葬之前後

皆在一處何以言自未葬乎又於隱者與上於顯者

文相對不知何指鄭以上不於顯者承塗廬言謂不

塗見面下於隱者謂東南角恐未然

陸氏奎勳曰舊說以禮爲袒露不蔽風雨易至傷其

說非也謂君則有牆壁大夫士以單布帳蔽之前文

設牀禮第有枕若今魂牀亦當訓禮爲布帳舊說袒

簣無席非是

姜氏兆錫曰倚廬喪次名中門外東牆之下倚木爲

廬故名也塗泥也但以草夾障而已不泥塗也苫草

苦也由土塊也禮單也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臣則不以帷障而單露之也柱豈也楣門上橫梁也先時倚牆爲廬葬後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畧寬容也復於內塗泥以免風寒但不塗於廬外顯處而已而君以下皆宮之不令露也疏曰旣非葬王故於東南角隱暗處爲廬自未葬至旣葬皆然也

宋氏軾曰倚廬者兩木相倚上合下開夾草爲障簷後有障前北向不設戶旣葬去倚廬倚東牆爲披屋有柱有梁外剪簷草內以泥塗不於顯者取避風寒不爲飾也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二

方氏苞曰凡非適子者明庶子與喪主異廬也未葬已然則旣葬可知矣

旣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姚氏際恆曰按曾子問云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云旣葬與人立非也按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此云大夫士言公事亦非也

姜氏兆錫曰廬中非葬今與人立則可言矣然猶重公而輕私也

君旣葬王政入於國旣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旣葬公

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姚氏際恒曰君既卒哭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皆與三年不從政之說違說見上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此但云金革之事無辟亦非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節之意然言事爲正服事爲權也素弁加環絰爲弔服帶要絰爲喪服喪服重弔服輕蓋因從事參用之與大夫士弁絰從事則君應亦弁絰從事互文也疏曰上文云君言王事謂言答所訪逮而已此節君既葬王政便入於國卒哭乃身服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王事是權禮也愚按上文云王事公事小也此云王政公政大也故既葬事但言之政則入之又此云政云事皆常也云王事金革之事其重也故既葬事則言政則入而既卒哭則王事服金革之事可無避矣方氏苞曰所謂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皆謂金革之事也天子微守在諸侯四方有故不得不命諸侯以敵愾四方多壘卿大夫之辱疆場有警不得不用卿大夫以守禦舍此則王政公政皆有常經無所爲入於國入於家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聖

姚氏際恆曰聖室卽廬加聖之因謂之聖室黝聖黝其聖室釋宮地謂之黝牆謂之聖不必拘以解此按間傳云又期而大祥居復寢此云黝聖蓋不復居之與

姜氏兆錫曰聖室亦次名室稍聖塗視廬次爲安但不與人同游居耳至此乃謀國政謀家事亦以哀漸殺也祥謂大祥於是黝治其地令黑聖塗其壁令白又皆稍飾也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四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姚氏際恆曰樂作矣故也此句宜單頂禫言

姜氏兆錫曰外謂中門之外內謂中門之內既禫樂縣入於庭雖內不哭矣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姚氏際恆曰註疏謂從御御婦人復寢不復宿殯宮

吉祭引士虞記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之文以

吉祭爲四時之祭如其說以從御復寢分爲兩事淫

褻不通殊甚陳可大以從御爲從政而御職亦屬牽

強從來於此不能通者皆因誤解吉祭二字耳蓋告

祭卽禫祭復寢卽從御禫而從御先大概言之吉祭而復寢乃指其實也古人之文或詳或略多與後人殊未易解也

顧氏炎武曰互言之也鄭註已明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卽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朱氏軾曰杜預以御爲御事陳氏集註從之然下文旣云御於內不應月爲一義竊意鄭註婦人御云謂使婦人得近而供事如陳肅使婢丸藥在禫月誰得非之下兩御內俱當作此解又按吉禫見春秋先儒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五

之論不一愚謂遭喪不祭追遠之意久不伸釋服合祭非專爲新死者設也故謂之禫蓋禫後特祭非四時常祭也祭畢復寢謂至是則喪畢而全吉矣

姜氏兆錫曰御謂御婦人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爲証者得之陳氏從杜預爲御職事非也吉祭謂四時之常祭禫祭後如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否則踰月吉祭而復寢蓋禫固可從御矣又俟吉祭而後復寢以從之孝之至也

方氏苞曰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後使復內寢也蓋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卽此義蓋使比次侍御而

不入居內寢也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皆未安蓋未復寢則尚在殯宮或居外寢無御婦人之道諸侯大夫既卒哭已服王事君事既練已謀國政家事不待禫後始從政御職事也疏問傳大祥居復寢者去室復殯宮之寢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者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果爾則將於殯宮御婦人乎既御婦人而不入寢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八喪大記六

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姜氏兆錫曰喪父母以下皆謂女適人而奔其本親之喪也歸歸夫家也言歸之早晚視服之輕重也按儀禮喪服篇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降期爲其祖父母及兄弟之爲父後者期服無降爲眾昆弟降九月爲姪九月無降故明其奔喪而歸之節如此不言小功總者喪輕略

方氏苞曰先王制禮重妻而輕伯父叔父兄弟子姓也古者士大夫備媵妾觀歷代侯王傳誥生子動至數十可知貴者子姓易繁上而世叔父母中而兄弟

下而子姓兄弟之子使一斷以終喪不御於內設族  
大支繁而死喪相繼必致曠絕人道而人情亦有不  
能強止者若妻則一人而已諸侯不再卿大夫非宗  
子娶亦不再皆媵妾以次攝內政故於禮可伸且古  
人之於妻也責之嚴故待之不得不厚三月而後反  
焉婦道微缺則遂出之非以狎昵爲愛也其能成婦  
順則可上祀先祖養父母託幼孤故始則晁而親迎  
卒則爲之終喪不御於內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也何  
以不言祖父母母與妻疑爲父在而屈者也祖父母  
之伸則不待言矣曰齊衰而又日期者以齊衰之有  
三月也曰大功又曰布衰九月者以大功中殤七月  
也高曾正體喪期雖殺禮宜加隆而無別焉何也古  
者男子三十而娶既受室而有曾大父之喪者鮮矣  
故禮文弗虛設也子路有姊之喪過期而服不除故  
孔子禁之若寡兄弟者於食肉飲酒御內之類雖過  
禮以伸恩無害也喪禮最嚴御內而食肉飲酒次之  
旣葬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梁肉而復寢則  
祥禫之後猶不忍也蓋食梁肉而中心惻愴者猶或  
有之若男女居室則哀敬之心絕矣非獨御內不可  
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蓋恐與妻妾相見而暫易其

哀敬之心則居廬寢苦皆具文耳女子既嫁若使遽反夫家則孀哀妻之親屬不能久而不怠故非練後葬後不得歸此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而盡其性也秦漢以後禮教不明女子能終父母兄弟之喪者鮮矣此滅天理縱人欲之最大者而習而不察可痛也婦人宜深宮固門故不居廬寢處不可苟簡故不寢苦示身之不可輕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喪哭而歸

姚氏際恆曰按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云大夫練歸士卒哭歸禮言不同鄭氏因其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八

不同以公爲大夫之有地者甚牽強

朱氏軾曰此與雜記不同記者各記所聞戴記此例甚多舊註強爲分別不足信

陸氏奎勳曰較雜記所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者差爲得中鄭註以公爲有地之大夫非也陳氏又從而附會之

姜氏兆錫曰此謂鄉邑之大夫士爲其君居喪之等也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在朝之大夫士也若鄉遂中之大夫則在次俟練而歸其士則俟卒哭而歸所以然者鄉遂中州長縣正之屬

親民事煩故練而卽歸其族師鄮長以下彌煩故卒  
哭卽歸雜記約言邑宰士之次於公館而不言其大  
夫者蓋鄉遂之諸大夫多以朝之大夫兼之其歸之  
久暫或視其地之遠近難易而以君命權之與舊說  
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爲公也故其大夫與士治  
其采地而來奔喪者大夫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  
俟卒哭而反也其說似有理然按人君稱公其卿大  
夫之私家例不稱公上文言公事不言私事及公政  
入於家是也且家臣尤不得稱大夫儀禮喪服傳私  
家之室老士爲貴臣其餘爲眾臣及前章大夫之喪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九

室老食粥眾士疏食之類皆是也學禮者幸慎考之  
方氏苞曰公者天子畿內公卿故其屬有大夫士

大夫士父母之喪旣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旣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姚氏際恆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旣練而歸此說可疑

註疏謂此大夫士爲庶子其殯宮在適子之家故練

後歸然上云庶子於隱者爲廬又云旣練居聖室

卽廬說

凡廬與聖室必在殯宮門外豈庶子之家又

可別作廬與聖室乎未可曉

朱氏軾曰誰非人子適長方朝夕聖室不與人居而

庶子獨秉几筵而歸於心安乎婦人於父母之喪既練而歸今以三年斬衰同於降服之女情乎理乎此經文之駁雜不足信者

姜氏兆錫曰此大夫士謂支子之爲大夫士者宗室謂適子家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適子支子以次爲遠近故父母之喪殯官廬次在適子之家適子居次終喪而庶子居次既小祥而歸蓋適庶異禮也然至朔日與忌日則仍往哭於適子家猶未歸之意矣其於諸父兄弟服輕則卒哭而歸而亦不更往哭也父兄尊畢喪而已故不居殯官之次也 此章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十

備言喪次始終之禮也

方氏苞曰果爾則既練居聖室者獨適子經不宜沒其文雜記君之喪邑宰之士既練而歸朝廷之士與大夫同次公館以終喪況子致其哀於父母而可以適庶別乎此必春秋戰國有違禮任情而爲此悖行者世儒不察而誤記之也以尊者而次於其宮則其婦其子當勤於供養而不得致其哀故但居已之外寢以畢不御內之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

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  
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黃氏震曰恩輕者殯而後往恩重者大斂而往異恩  
者小斂卽往爲之賜言異恩也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若有賜焉則視斂本此又  
曰古文宜畧處不畧宜詳處不詳如上禫而從御二  
句宜畧不畧也此之諸妻下亦宜云既殯而往爲之  
賜大斂焉不言既殯而往蒙上士也徐伯魯謂妻下  
疑脫既殯而往四字烏足以知之

姜氏兆錫曰世婦內之命婦也外命婦爲大夫妻蓋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十一

棺蓋也禮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視其大斂加恩  
賜則視其小斂其外命婦既殯加蓋而後至士卑略  
如之加恩賜則亦視其大斂矣此言君於大夫世婦  
以下弔喪之禮異也夫人於世婦下言夫人於世婦  
以下弔喪之禮異也諸妻疏謂娣姪及同姓女也

方氏苞曰命婦既殯而往者古者夫人有弔大夫外  
命婦之理必君之伯父叔父兄弟故喪紀不可廢若  
異姓之臣或君之甥舅與宮卿世婦君於外命婦既  
加蓋而往夫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是之謂天  
理之節文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君視大斂本此君於大夫士既殯而往之禮文惟去主人具殷奠之禮及君稱言視祝數句又曰按小臣執戈乃人君應有之儀衛顧命云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記文之說蓋從古也巫雖屬後世事然謂止於門外僅祝入其說猶正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三

自檀弓有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之文蓋附合左傳及此文而云絕不足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使臣以桃茢先祓殯無執戈字此文所云無桃茢字其不得混合爲一明矣孔氏因檀弓之言遂誤認執戈亦屬桃茢之類而云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者辟邪氣也不知巫祝用桃茢乃爲辟邪氣若小臣執戈自屬一應有儀衛何辟邪氣之有乎

姜氏兆錫曰大夫不合既殯而往蓋君以他故不及斂而至是始往與一云卽下文在殯三往一往之往也殷盛也言謂弔詞也言君往則主人聞君戒命卽

具盛奠身自俟於門外而一見君馬首先入北面於門東以待矣其時巫之在君前者卽止而祝代巫先入君旣至禮其門神祝與小臣從君升立擯者進相禮主人乃北面拜顙於庭君稱弔詞視祝所踊而踊而主人亦從而踊也此言君弔大夫士而始至之禮同也

奠方氏苞曰注迎不拜爲君之答已非也凡弔喪賓不答拜況君於臣下乎君之臨爲死者非爲已也故必俟君之見殯而後拜稽顙答拜迎則嫌於君之臨已耳巫以桃茆驅鬼故止於門外以示在路祓除而非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爲死者設也楚子之喪強魯君以親禭故魯亦以非禮報之而巫先祓殯荆人始不能辨旣乃悔之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姚氏際恆曰士則出俟於門外士喪禮君視大斂本此爲說

姜氏兆錫曰承上言主人是大夫則踊畢卽可釋此殷奠士則不敢留君侍奠先出俟於門外若君將去者然必待君命而後反奠也此言其方奠之禮異也奠畢主人先俟於門外迨君去乃拜稽顙而送之此

其既奠之禮又同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

姜氏兆錫曰此言君問大夫士之禮異也

君弔則復殯服

姚氏際恆曰與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之

說同

姜氏兆錫曰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直經免布不散帶也殯後已成服君始來弔而主人則還服殯服

者不敢以君弔爲後時也此言君弔大夫士之禮同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十四

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姚氏際恆曰夫人弔於大夫士弔大夫士之妻也郝仲輿謂命婦猶可弔大夫士過矣此不解古人文章

法也視世子而踊與君視祝而踊之文對又以見夫

人行世子導禮如祝也

毛氏奇齡曰古有女弔之禮今文惟服親然後往哭

並無行弔之事然其禮則有之凡女賓至女主不下  
堂女賓升堂則女主出房而拜於庭女賓北面女主  
西立東面若女賓尊行則女主亦拜於西階下一如  
君夫人弔卿大夫禮若其服則練衣吉筓喪服傳所  
謂錫衰鄭注所謂吉筓無首者其位其服明明可據  
按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  
錫衰而鄭註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  
死也其註固迂然亦曰此命婦之弔大夫大夫已死  
此但弔命婦非弔大夫也且命婦原可弔大夫也古  
君卿大夫士以官職族屬相爲往來死必相弔弔必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五

內外兼行之故卿大夫死君旣行弔而夫人又弔卽  
夫人不親弔亦必遣人弔周禮天官職世婦掌弔卿  
大夫之喪又云女御從世婦而弔卿大夫之喪是也  
夫君夫人未嘗與大夫有素也若卿大夫死則大夫  
命婦無不弔者故命婦弔大夫假使以夫人命往則  
女主出迎命婦自弔大夫則不迎命婦而弔士惟士  
妻當斂事則不迎士妻不當斂事則必迎此其爲婦  
亦何嘗與大夫士原有生平而弔之迎之如此若云  
命婦有本服則妾知命婦必同宗卽同宗亦安知此  
婦必不在絕服外也況錫衰功衰原是常服故曰公

爲卿大夫用錫衰卿大夫與命婦相弔亦用錫衰此  
原非先王專爲命婦始制此服卽爲命婦制此亦非  
誨淫何則功衰男子皆服之非祖衣也若謂閭傳云  
大夫相爲亦錫衰不及婦人以爲無婦人之証則大  
夫相爲亦錫衰不及弁經可謂無弁經乎夫以男女  
爲省文則男可包女以緘經爲省文則緘可包經亦  
詞例矣若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不必親往則男  
主男賓女主女賓禮文明言之假使有女賓而無女  
主則男主拜女賓於阼階之內有男賓而無男主則  
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之下是女旣爲主則雖所接者  
續禮記集說

男賓而不令人代拜女當爲賓則雖所弔之家無女  
主而亦不令人代往何則攝有等也況男女不相攝  
而謂夫與子可往是習見時俗陋禮夫男代行而不  
識大夫攝婦之有未可盍亦就命婦而再商之  
汪氏琬曰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之弔大夫則未  
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紉而已不當與閭闔  
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爲命  
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素也如其爲有服諸親則聞  
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則於姊妹娣姒眾婦人  
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

得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獨不覲魯之公父文伯之母乎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闕門與之言皆不踰闕仲尼謂之知禮蓋古人謹於男女之辨如此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虞其未足而顧誨之其可疑審矣說者曰禮尙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子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大夫相爲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爲大夫此可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予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七

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殆亦不畔於禮者也

姜氏兆錫曰夫人弔則主婦爲喪主故其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而夫人以世子前道而不以祝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迎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也此又言夫人弔大夫士之禮畧如君於大夫士也

方氏苞曰周官士甚多夫人豈能一一往弔此以知爲同姓親屬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卽位於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

南面婦人卽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郝氏敬曰大夫君後主人而拜非二孤與

姜氏兆錫曰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爲君故稱大夫君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是也君弔其臣主人不迎待其入卽位而始各在位受弔者殺於君也其君卽謂大夫君也後主人王氏謂使主人陪後也其時若有本國君命或大夫及命婦之命與凡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大夫君雖代之拜而必使主人在後陪拜者蓋以喪用尊者爲主而大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夫

夫君又不敢如國君專代爲主故也此又言大夫君弔其臣之禮也

方氏苞曰疏謂前記君臨大斂主婦尸西東面以哀深故不辟君此旣殯哀殺故辟非也大斂與殯同時哀心豈得遽殺以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正在斂時主婦不容不視今已在殯則婦人無爲列位於堂上耳君與鄰國賓客加禮於已之臣拜賓適見其來不可竟不爲禮故俟主人拜命拜賓之後然後更拜以展已敬以示非爲喪主也此亦哀周慝禮士不與家僕雜居齊齒而君有命四鄰賓客禮焉必陪臣執國命

以後事也然卽此可證曾子問有司莫辨謂辨公與衛君不當拜而非謂季康子不宜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陳氏澹曰前章旣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後踊以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姚氏際恆曰前云旣殯君往視祝而踊是殯後有踊此云見尸柩而後踊者記者必雜取他文故自相違耳鄭孔謂雖殯未塗塗後雖往不踊曲說也且士喪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九

禮云卒塗君要節而踊是塗後亦踊矣

姜氏兆錫曰前言旣殯而往君視祝而踊矣又因言殯若未塗尸柩見於外則君往必視祝而踊若已塗則君雖往不踊也此又申言君弔大夫士之禮同也君不戒則不得具盛奠矣然退必奠者以君至告於親榮之也此又申言大夫士於君之禮同也

方氏苞曰如君有朝會征伐旣葬而後弔於其家則不復踊以此知弔有哭踊亦感發於中心而非徒外之儀節也大小斂則見尸殯後則見柩雜記無柩者不惟爲葬後也見殯卽見柩不得以加塗而謂之不

見殯者先置棺於肆而後奉尸以入棺無禮柩而使  
人得見時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

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屬音燭棨  
步歷反

黃氏震曰大棺以其包於外故曰大屬則連屬於大  
棺故曰屬棨則親身而逼近故曰棨

姚氏際恆曰孟子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與此異

姜氏兆錫曰君國君也大棺在外屬在內棨又在內  
凡三重大夫士則遞降一等而寸數亦各有厚薄也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二十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鑿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鑿  
士不綠

吳氏澄曰案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  
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  
本以綠爲琢則朱元絕句琢字屬下句士用元裏棺  
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

姚氏際恆曰裏棺親身之棺据上節裏棺有不同君  
以棨爲裏棺大夫以屬爲裏棺士卽以棺爲裏棺則  
裏棺者其統名也君裏棺用朱綠謂以朱綠之色塗  
之大夫用元綠不得用朱士用元不得用綠也鑿鑿

同棺與蓋際鑿爲坎形橫納之使固如簪筭之用故名錯君用雜金大夫用牛骨也

註疏以下三社之社作此錯解所以其說

皆誤見下用錯句不承裏棺句觀有兩用字可見如此解

本自明白孔氏乃以朱綠爲繒朱繒貼四方綠繒貼

四角鄭氏謂錯所以琢著裏按棺裏用繒貼殊不合

又分四方四角尤鑿孔又謂定本綠字皆作琢琢謂

錯琢朱繒貼著於棺狗鄭之說合兩句爲一義更失

文理又謂錯爲釘不知橫納之錯非從上至下之釘

可比所以石梁王氏疑牛骨爲釘之說不可從也吳

幼清又狗註疏謂綠作琢近是裏棺兼用綠色無義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不知此正猶雜記所謂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

何得謂無義乎自註疏爲此支蔓之解張氏又以綠

字爲綴字之誤以錯爲屑謂雜金屑牛骨屑郝仲輿

又以綠作縹縹禘通謂釘禘於木上皆謬悠可笑之

甚

姜氏兆錫曰朱綠謂繒也以朱繒貼四面綠繒貼四

角也錯釘也以雜金爲釘而琢繒著棺也大夫則四

面元四角綠釘用牛骨士則悉用元而不綠釘從大

夫也

朱氏軾曰但於文義無礙不必改字

君蓋用漆三衽二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姚氏際恆曰蓋以用漆不用漆爲別此禮與後世殊後世無不用漆者矣衽未詳其制但衽束之數相對必與束同類之物也註疏謂衽爲鑿棺與蓋際爲坎以小要納入連之按此正是上之鑿非衽也說見上餘說見檀弓

姜氏兆錫曰棺蓋用漆以塗其合縫也衽束並見檀弓

毛氏奇齡曰古者薄葬棺不過三寸至周則增至七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寸孟子謂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中古者夏殷周也故趙岐註云此自周制貴賤皆然惟重累之數與牆窆之制有不同耳蓋古有重棺左傳所謂屬辟所謂櫬皆重棺名也但數不可考惟檀弓云天子四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四重者一皮革二棹三屬四大棺諸侯大夫除大棺外則諸侯去皮革爲再重大夫去棹爲一重但此戰國禮與春秋仍不同者櫬者親身棺也此用皮革而春秋穆姜擇美櫬以自爲櫬定姒薨匠慶請蒲圃之櫬以爲櫬則皆用木也棹者柩也卽辟也棹辟同聲此謂大夫

止用屬而不用辟而春秋趙簡子誓師曰若其有罪則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是大夫有罪去屬棨否則屬與棨俱用也且其制有可疑者裏棺披朱繒緣繒琢以金錯大夫元綠繒士緇繒皆牛骨錯其所謂裏棺者謂棺之裏以著體當飾也今棺裏有屬屬裏有棨棨裏有皮革則此所飾繒將錯之皮革之裏乎抑大棺之裏屬辟之外乎若錯之皮革之裏則君有裏繒而大夫與士皆不當有裏繒若錯之大棺之裏屬棨之外則士有裏繒而君與大夫又不當有裏繒況大棺之裏明有屬棺乃以著體當飾爲朱綠而元緇之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是漆色布錦雯外垣塗椒粉不必然之理也若棺之爲製所藉膠漆而記云惟國君用漆大夫漆蓋士不漆此尤不可行者白虎通曰有虞氏塋周以瓦器不漆殷人棺椁卽有膠漆之用則一用棺椁非漆不可乃漢後諸侯王列侯始用黑漆至中二千石以下卽用坎侯漆坎侯卽篋其漆法但用勘合於兩木合縫處塗漆之而遍體不然謂之坎侯漆則過拘禮文祇記一語而遂貽後世以非禮之製至於如此且其中最有要二器靈枕與靈牀也靈牀卽苓牀今所稱七星板者在春秋有之左傳宋元公云惟是楸柎所

以藉榦者扁柎卽死者之牀與枕榦卽死者之體也  
自士禮大記皆極尙絞柎旣絞柎不得不毀冠旣毀  
冠不得不卻枕旣卻枕不得不并荅牀一大製皆從  
此而埋滅之向非春秋亦曾有扁柎二字見三禮者  
乎嗟乎有衣無冠有衾無枕何王之禮也今棺斂時  
先安靈牀於棺底次安靈枕然後薦以莞簟舉尸衾  
而徐下之實髻爪諸物於四角不實金珠於是又冒  
以大衾而蓋棺焉其外衽束雖舊有限制然歷代以  
來皆隨俗爲之並無一定況近世衽束多易大錯更  
非舊制所得拘乎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十四

君大夫髻爪實於綠中土埋之

姚氏際恒曰此綠字未詳疑誤鄭氏謂當爲角或爲  
篋未敢信

姜氏兆錫曰髻亂髮也爪手足甲也生前所積死後  
爲小囊盛之而實於棺內四角貼綠之處也土則以  
物盛埋之而已

君殯用輶欗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欗至於西序  
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姚氏際恒曰此文與檀弓同鄭氏謂與檀弓參差孔  
氏謂以其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非也檀弓

上云葢塗龍輶以棹加斧於棹上畢塗屋此云君殯用輶櫛至於土畢塗屋櫛卽葢於上卽於棹上也又檀弓下云天子龍輶而棹轡諸侯輶而設轡此不言龍則諸侯禮也而天子亦同但龍輶爲異耳諸侯輶而設轡則大夫亦得設轡故曰殯以轡也是皆未嘗與檀弓參差也士殯見在士喪禮掘堊見在之文本此在與束同在棺蓋外故曰見在觀此則在與束爲同類之物蓋可見矣註疏於此處難通第依文誤解陳可大則爲之說曰其蓋縫用在處猶在外曲說顯然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五

毛氏奇齡曰古之殯法與今不同檀弓天子龍輶而棹轡龍輶者謂載柩於輶車而畫以龍也棹轡者謂龍輶之外攢木從地起四周如垣而上覆以屋如棹之周於棺轡之覆於地也蓋此時無棹而象棹此時無轡而又象轡故云若諸侯輶而設轡則亦有輶矣而無龍也亦攢木如轡而又非棹也蓋棹者旁有四柱謂之四阿謂四角設棟而架屋其上後人所謂四柱棹者此惟天子有之而諸侯無有故春秋成二年宋文公卒棹有四阿左氏以爲僭禮是也漢儒不解阿字謂夏屋兩下殷屋四柱諸侯亦攢木如棹而上

無題湊遂無四柱則是諸侯有棨有四阿而但無題  
湊檀弓之不言棨左氏之言棨言四阿而以爲僭俱  
不通矣先仲氏曰諸侯櫨不象棨不列四柱但環繚  
以木而題湊其上亦如屋然但其四旁則不象棨而  
象幬故不曰棨幬而祇曰幬此最善解禮者漢儒不  
解幬字謂幬是蓋棺之物夫蓋棺者在殯名幕檀弓  
布幕繆幕是也葬時名楮列子輿楮大記素錦楮是  
也並未有益棺名幬者乃又謂上不題湊祇以橫木  
平架之且謂葬時有抗土之格借蓋其上則本文有  
云畢塗屋謂天子諸侯櫨畢皆以丹青塗屋頂是明  
稱爲屋而乃曰不題湊曰平架屋何也且上加抗土  
則抗土將以入壙本葬物而殯借用者而謂可塗之  
則全是鹵莽妄言毫不於行事一計及者此又非戰  
國漢儒之禮也至若大夫士櫨法則尤從來誤解者  
據大記大夫殯以幬櫨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  
衽塗上夫殯以幬者謂但櫨四周而上不設屋猶之  
帳有覆有幬而此但用幬而不用覆故曰以幬然幬  
有四周櫨高於棺而土則并幬而亦無之四環積木  
至棺之上衽而止則曰見衽其不言輶者以大夫與  
士則皆不用輶而用他車以支棺故檀弓引顏柳曰

三家廢輅言不敢用輅非竟無車也乃註者謂大夫廢車而著棺於地土則掘地埋棺而但露棺在於外夫死者無罪廢車縵地固已怪極然且堂西非安葬之所攢殯非瘞窆之節揆之葬用遠日之義卽三月而葬猶且卜日須遠以示不忍乃死甫三日而卽使乍斂之棺半入土壤此是何意且魏晉儒者多變禮一如曾子問之設詢難以作主客萬一三月之內突有數喪則此一西階成北切矣且請問此何據也況其中有犬不通者夫殯之用車者何也非謂牀枅不可居榻閣難與摺也謂夫水火不測遭一旦之變而可牽行也是以天子諸侯尙有榆枕以滑地纒紼以引柩如所云三家廢輅而猶設撥者此惟天子諸侯有之而大夫士無有以是爲牽車利鈍之節而至於車則雖大夫士亦所必用何則水火不測非貴賤所得殊也是以天子龍輅諸侯輅車而大夫士則用軹軸且大夫朝廟亦輅車而惟士則直以軹軸朝廟此考之諸說而斂然者若謂大夫錫地土埋地則不止等殺而已彼有車者雖滑地纒柩猶恐不利而無車直埋之而不使出士尸雖賤亦何致賤戮如此極也若攢置西序猶云殯於西階耳乃註曰置棺西牆下

就牆攢其三面塗之夫序原有註牆者說文曰序者  
牆是也然亦有註夾室者爾雅東西夾室謂之序是  
也殯既不可在夾室然亦何至有殯牆之理據士禮  
云甸人爲塋於西牆下則此地已爲竈矣又云夏祝  
粥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則此時正將就竈熬粥填  
鬲中矣毋論牆下必不可殯恐成周之制亦定無有  
攢殯在竈上者按尙書顧命西序東向敷重底席此  
堂西也又云弘璧琬琰在西序此西階之上也則中  
庭以西總名西序何必西牆況據士禮則又有啟殯  
之奠設在柩西若殯在西牆則柩西何地又況幃以  
四周得名三面攢木而一面倚牆其於以幃何解焉  
若塗者飾也飾墁曰塗飾采亦曰塗尙書塗墍卽以  
泥塗飾之謂之塗墁又曰塗飾黼則以丹青飾之謂  
之塗采龍輔斧幕覆以題湊則定加采飾決無苟用  
泥塗之理故先仲氏曰君畢塗屋則但塗屋而不塗  
幃大夫塗不暨於棺則但塗上而不塗下土塗上則  
但塗唇而不塗身是塗皆上截非泥可知矣今殯無  
攢塗亦無車軹軸但棺下支牀榻上覆幕直殯於中  
堂之西且棺不衡列北首南足禮運死者北首檀弓  
北方北首殯行皆然惟士禮不通以尸南首夫殯以

面爲主首北則面門若首門則面屏矣行以厖爲主足先則厖階地若首居先則腦觸地矣若殯之外必加以帷謂之帷堂自喪大記有斂畢徹帷雜記朝夕哭不帷檀弓有帷殯非古諸語而讀者誤解以爲殯不設帷遂至魏晉儒者如賀循劉智輩誤據士禮皆謂古殯無幕幃全藉重木在前以爲遮蔽夫重止一木何能蔽殯況本無重也古凡言徹帷不帷皆褻帷不垂非竟卻去大記塗殯下明曰帷之雜記無柩者不帷明至葬後無柩始卻帷此時正需也

姜氏兆錫曰輓盛柩車也攢猶叢也畢盡也殯時以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无

柩置輓上而攢木於輓之四面至於棺上以爲屋形而因以泥盡塗之此君之殯也幃覆棺衣也殯不用輓但以棺衣覆之其棺止攢三面而一面貼西序之壁不爲屋形又以其攢狹而去棺近不如王侯之攢廣而去棺遠故慎其塗使不及於棺此大夫之殯也衽在蓋縫間故謂之衽註謂之小要疏又謂之燕尾其殯掘殯坎以容棺而衽猶在外而可見但其衽以止亦用木覆而塗之蓋土之殯又降矣帷障也貴賤皆有帷惟朝夕哭乃褻舉其帷以鬼神尙曲闇故帷之也此章與檀弓微不同

朱氏軾曰不暨於棺猶云其不及棺也幾希攢塗義  
詳檀弓

方氏苞曰君殯用輜攢至於上者注天子諸侯之攢  
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攢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  
及於棺非也攢外加塗不論內之廣狹塗無及棺之  
理不暨於棺乃對君畢塗士塗上而爲言暨猶旣也  
天子諸侯四面盡塗大夫塗三面貼序壁西面不塗  
則所塗不遍於棺士則棺在殯中所塗惟上蓋而已  
自君至士皆攢外加塗塗外復有帷帳以蔽之君四  
注其形如屋故名屋大夫三面名幬士覆棺而下被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於衽故名帷畢塗屋者盡塗之而外加幄也注謂攢  
木形似屋誤矣士大夫攢外有帷帳不應君反無雜  
記素錦以爲屋葦席以爲屋卽幄也注謂輜當爲載  
以輅車之輅非也檀弓記天子龍輜而桴幬諸侯輜  
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則載輅以輜明矣周官巾車  
小喪共柩路則大喪卽用在殯之龍輜而別無載柩  
之車明矣小喪尙稱柩路則遂匠所納之車乃臣下  
所用明矣王后闈攢用蜃則遂師所共蜃車之役或  
以載蜃無以見其必爲載柩之車而士喪禮記遂匠  
納車於階向但言納車亦無以見其必爲蜃車也古

禮散亡惟漢爲近古後儒墨守康成之說而按以經傳實多不合不可不察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主姚氏際恆曰士禮熬黍稷二筐有魚腊本此

毛氏奇齡曰熬謂熬粥加以魚腊以筐盛之而置諸殯傍使蚍蜉諸物不侵棺尸且又以多寡爲等殺則棺車確然無容侵蝕且以魚腊置粥中腥氣嘖集此非辟之乃召之也

姜氏兆錫曰熬以火燻穀令熟也舊說穀熟則香置棺旁使蚍蜉食之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三種黍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稷粱二種黍稷蓋每種二筐而加以魚與腊也

方氏苞曰熬君四種八筐棺旁用熬穀魚腊豈穿墻時以引蛾蟲迹其窟穴而掘去之而非下棺後所用

與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

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髮二黻髮二畫髮二皆戴

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

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

貝黻髮二畫髮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

披亦加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

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綬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爲依注作

惟齊如字又才細反嬰所甲反披彼義反

綬依注音綬揄音遙緇女九反緇側其反

陳氏澹曰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姚氏際恆曰振容豎繒帛於池上振動爲容飾也孔  
氏謂畫幘上爲雉此附會鄭氏以下文不振容爲不  
揄綬之說也見下郝仲輿謂卽龍帷之下垂者亦臆說  
荒亦帷幔屬所以衣椁者檀弓云加斧於椁上是也  
鄭謂帷在旁荒在上亦臆說素錦褚以素錦裝綿爲  
褚亦幕也檀弓云褚幕丹質鄭謂櫬覆棺者孔謂之  
屋未然孔氏以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也然雜記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又云士葦席以爲屋此文於士何不云士葦席褚乎  
陸農師狗孔之說以爲士同用素錦以葦席爲榦席  
豈可爲榦尤鑿僞鄭謂當爲帷按上云龍帷下不應  
又以帷爲僞又謂或於聲之誤徐伯魯謂上字之誤  
皆武斷陸農師謂死爲反真宅則凡所謂物皆僞也  
尤鑿郝仲輿謂荒重襲於外故曰僞荒猶言假髻義  
甲似近之齊鄭孔謂齊象車蓋陳可大因以爲齊者  
躋之義亦鑿陸農師謂裳下緝曰齊以五采五貝綴  
裳帷之下近之纁戴六纁披六鄭謂戴之言值連繫  
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亦臆說陸農師

謂紼引之類近之不振容鄭引雜記曰大夫不掄絞  
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其說混合振容與掄絞爲一  
非也若振容掄絞爲一何爲上云振容下云掄絞乎  
豈大夫不振容士反得振容乎按士掄絞者謂垂束  
其繒帛不敢示飾也大夫不振容者不得同君豎繒  
帛於池上然亦不掄絞同士但得散繫於池上下故  
雜記云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是也大夫言不振容  
則亦不掄絞可知士言掄絞以其異於不掄絞者也  
故大夫不言不掄絞而言士掄絞者以此 又曰旣  
夕禮云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與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此一貝異餘同

姜氏兆錫曰龍帷謂以緇布爲柳車邊障如帷而畫  
爲龍也又織竹爲龍衣以青布挂於柳車上蓋之荒  
邊其制象宮室承霽故名池天子屋四注柳亦四池  
諸侯屋四注而柳降一池闕後故三池也振動容飾  
也以青黃繒丈餘如幡畫爲雉懸於池下爲飾車行  
則幅動也此以上一節也荒之言蒙也黼白黑斧文  
也黻兩已相背文也柳車上蓋爲鼈甲之象其緣邊  
爲黼文是爲黼荒而其中又畫爲火及黻各三行也  
此又一節也素白也褚形如屋明白錦爲之覆於柳

車之上蓋而其外因加龍帷爲柳車之邊障黼荒爲上蓋之緣也此又一節也纁絳帛也上蓋於邊障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兩旁各三尺六也此又一節也臍者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居鼈甲上之中臍故名而其上以五采繒衣之行列相次又連貝以交絡之行列亦有五也此又一節也夔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棹則障樞凡六夔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風雲而其兩角所戴皆圭玉也此又一節也魚銅魚也懸於池下振容之聞車行則魚躍而上拂於池也此又一節也 又曰戴猶繫也棺前後與中橫束有三每束之兩邊各屈皮爲紐而穿絳帛於紐以繫柳骨故名纁戴而有六也披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著所連柳與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歛左則引右歛右則引左每戴一披故亦六也此又一節也 又曰畫帷畫爲雲氣也畫荒亦然二池兩邊各一也三采絳黃黑也綏用五采羽爲之大夫無中二戴其前二戴用纁後二戴用元用四而其前二披後二披之色悉如戴也 又曰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惟在前也搖翟曰揄青質五色青黃繒曰絞蓋畫

翟於絞繒以當君大夫之素錦褚也士前纁後緇亦  
凡四而其前後二披則皆纁也據一邊爲二披通兩  
邊則亦四披矣

陸氏奎勳曰或說君子黼荒之外別有僞荒然僞荒  
之名不中於禮鄭註原有二說僞當爲帷或作於集  
說依前說作帷則與君龍帷複出不若從後說作於  
素錦屋於幌上文順而義亦當

君葬用輶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二綍二  
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

大夫用輶依註音輕市專反綍音弗  
布葆音葆國依註亦作輕比必利反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彭氏汝礪曰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

以車無輻則曰輕車開元禮謂之鼈甲有似於蜃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大夫廢輶此言輶非也輶皆當

爲載以輕車之輕輕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此說

皆非檀弓謂大夫廢輶非謂君亦廢輶何得因大夫

而併疑君乎又謂輶皆爲輕按雜記載以輕車言大

夫也何得以大夫而併及君乎若檀弓顏柳言大夫

廢輶此在春秋時前則用之可知雜記言大夫載輕

車又安知非廢輶之後之禮乎國車未詳鄭以輶爲

輕又以國爲團以團爲輕支蔓殊甚君大夫御棺用

羽葆用茅合雜記之說士御棺用功布合既夕禮商  
祝執功布以御柩之說功布孔氏謂大功之布非也  
功浴布之名布有精粗故喪服有大小功之別既夕  
禮分疏布功布則此功布主精者言也

姜氏兆錫曰三輶字一國字舊並讀爲輅與雜記載  
以輅車之輅同陳註云按檀弓諸侯輶而設幬則諸  
侯殯得用輶豈葬不得用輶乎是君葬用輶之輶合  
讀如字音春也鄭註大夫以下廢輶故輶當爲輅又  
輅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也陳註近是宜從之碑  
綽詳見檀弓羽葆茅並見雜記比及也用大功布以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八喪大記

御棺蓋及宮則止矣明在路無御也

方氏苞曰庶人葬具與鄰里其之士不能如大夫用  
其命賜之車又不可不同於庶人故用公家之車卽  
送匠所納是也

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  
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姚氏際恆曰士哭者相止既夕禮皆不哭本此

姜氏兆錫曰封下棺之名凡下棺將綽一頭繫棺緘  
一頭繞碑間鹿盧而人在碑外背碑負綽而引以下  
也以衡者用綽繫緘別以大木爲衡貫棺緘使平持

而下也以緘者用綽繫緘旁挽而下不用衡也君戒  
譁而擊鼓爲節戒哭不待言矣大夫必戒哭士則眾  
哭者自相止而已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

姚氏際恆曰檀弓上云栢椁以端指天子也禮言不  
同不必強通

朱氏軾曰此葬而周棺之椁也

姜氏兆錫曰天子栢椁以端長六尺諸侯降而以松  
大夫同於天子者卑不嫌僭也士又降用雜木矣

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甗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三

姜氏兆錫曰柩樂器形如桶壺漏器一云壺甗皆酒  
器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此舉以明其廣狹之度  
也

方氏曰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甗五  
斗則其所容大小可知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吳氏澄曰言君之椁有物裹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  
不裏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

姚氏際恆曰裏椁卽上裏棺用朱緣之類不言用者  
省文也

朱氏軾曰裏椁猶前言裏棺篋謂熬以防螻蟻故虞  
篋

姜氏兆錫曰裏椁虞篋謂有物以裏之而乃置虞篋  
也虞之言安其篋卽苞管以安體魄故名焉不裏椁  
猶虞篋也不虞篋又降矣 此章備言殯葬之具也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八

喪大記

亥

方氏曰... 王拱辰校

高培森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九

祭法

朱子曰祭法一篇卽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

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祭祖宗耳末又說  
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

吳氏澄曰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文鬼人神地示  
之定制故曰祭法

姚氏際恆曰此篇漢儒所作前後全襲魯語展禽語  
中更雜以七廟壇墀七祀祭殤諸不經之說後儒無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一

識收入禮記誤矣或曰何以必知漢儒襲魯語曰魯

語有虞氏禘黃帝一段本承上夫帝王之制祀也來  
蓋歷敘帝王功烈也今易置于首是有應無呼矣又

將夫帝王之制祀也全文易置于末惟除出有虞氏  
禘黃帝一段是有起結無中腹矣一也改魯語有虞

氏宗舜爲宗堯前旣無舜名則後何以有殫勤眾事  
而野死一句勦襲昭然二也

詳本  
文下魯語禘郊宗祖報

其五事今刪去報一事果使魯語本祭法焉得輒自  
增之乎三也七廟壇墀七祀祭殤之類明係攙入絕  
不相類四也如于則祀之排句及非此族也不在祀

典皆襲左國文法五也

陸氏奎勳曰吳興沈氏云除首改禘郊祖宗自燔柴  
秦壇至末乃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  
徧于羣神之義疏也余按其文尙有言內祭者如二  
祫在七廟之中時祭之外有月祭又爲祈禱有祭皆  
說禮之不當者在漢儒傳記中亦屬下品

姜氏兆錫曰按祭法祭義祭統三篇法者言所祭之  
法也義者言所祭之義理也統者言所爲祭之統  
紀也此篇首節及聖王之制以下見國語展禽論祀  
爰居其郊禘祖宗廟祫壇墀之制並見家語廟制說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二

詳各節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熊氏安生曰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  
上帝於圜丘大帝之時以黃帝配之而郊嚳者謂正  
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  
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于明堂以顓頊  
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  
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

萬氏斯大曰禘卽王制祭統所云時祭之禘行于每歲十月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之帝于太廟而以太廟及毀廟未毀廟之祖配之也郊子月日至祭天于南郊之太壇而以祖配之也祖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也宗後世有功德之祖尊之爲宗與太祖同爲百世不遷之廟也周初始祖后稷郊亦配稷而文武並爲不遷之宗東遷之後又以文王爲始祖武王爲宗按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所制特典蓋於秋季大饗上帝于明堂而尊文王以配之明堂卽覲禮見諸侯之宮其方三百步爲壇而四門者也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三

將祀明堂亦告頌宮鄭氏牽孝經以釋此文殊不合姚氏際恆曰全襲魯語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按展禽之論文仲也其意推崇先王祀典以黜其祀爰居之非由周而上溯乎虞夏殷以爲禮亦宜爾皆記者潤色之語義多乖舛不可援據以爲祭法之所由始也而此以祭法名篇固已非矣自鄭氏以及諸儒或闢其說或曲爲解要之皆不知其所自來爲警說耳其有虞氏二句又改易魯

語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爲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禘與祖同郊與宗異按魯語言有虞氏宗舜夏后氏宗禹商人宗湯周人宗武皆主舜禹湯武之後言今以有虞氏易爲宗堯則主舜與已身言與下三段非一例語義矣然祭法之改之也則又有故舜禘於禹商均不有天下豈復可謂之郊堯而宗舜乎若郊堯宗舜又宜屬禹事不當冠以有虞氏也故改之然則魯語所云義亦未允矣其通節禘郊祖宗乖舛之處因係魯語不復詳辨云

姜氏兆錫曰此節文見國語其稱有虞氏郊堯宗舜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九祭法

四

獨與此郊魯宗堯不同而考家語孔子所言四代郊禘祖宗與此並同疑國語或有誤也家語孔子與子羔云凡四代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禘也應爲大祖者其廟不毀不及大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以家語推之其義可見矣劉氏曰虞夏商周皆出自黃帝黃帝之次子昌意生顓頊顓頊至舜七世至禹三世黃帝之長子少昊生螭極螭極生帝嚳嚳四妃長姜嫄生棄卽稷次慶都生堯次簡狄生契次長儀生摯自契至其六世至湯十四

世自稷至文王十五世武王十六世則四代禘郊祖宗之次皆有可疑鄭氏謂經文差互宜矣今以周制推之有天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虞夏皆當以顓頊爲始祖而禘黃帝於顓頊之廟其祭天子郊則皆當以顓頊配也殷當以契爲始祖而禘帝嚳於契廟其郊則當以契配也至祖有功而宗有德虞以上官天下當如鄭註尙德之說以祖嚳宗堯爲正而三王家天下自當祖宗所親繇以死勤事雖非賤比然當爲祖不當郊商冥亦然由是論之則經當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五

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顓頊祖嚳而宗堯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顓頊祖繇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此則庶無疑矣愚按陳註引劉氏比例而推至爲清楚但禮制因革損益至周乃備則以周制例前代亦未知果否且國語與本節雖稍殊若家語孔子稱四代之祖宗並如此篇而石梁王氏乃謂諸經無所見何也家語篇末子羔問曰此四祖四宗其祖考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虞宗堯夏祖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

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其答之明也如此又引詩而言曰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之功德而可不尊奉其廟乎學者觀孔子之言其慎考之可也

陸氏奎勳曰禘郊祖宗全用魯語之文而改有虞氏郊堯宗舜爲郊譽宗堯差覺近理獨不言報者在漢之初無暇及此也漢高大封功臣兄弟外養之子皆立爲主而於太公棄之如遺至家令有言乃尊爲太上皇及身猶然何論所後親父猶然何論上世雖使續禮記集說

周禮盡存亦安所用之哉清江劉氏曰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爲祖宗非爲祖宗無不毀廟故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者無功食於廟則必毀故推以配天而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也殷人郊冥者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與于祖則必毀故亦推以配天而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其說甚新然鯀與冥皆以死勤事者故可奉以配天豈禹湯有私于父祖哉方氏苞曰禘非圓邱之祀朱子旣據大傳以緇之而郊與明堂先儒之說猶樊然散亂竊思嘗禘郊社尊

無二上園邱祀天惟以稷配明堂享帝惟以文王配  
四郊迎氣各祭其帝與其官惟大旅乃合祭五帝與  
五官蓋歲事之常則天地四時宜分有故而旅則上  
下四方之神祇不容不合也園邱祀天則天神從祀  
焉方澤祭地則地示從祭焉而四郊與明堂則無天  
神從祀蓋皇天后土式臨則百神皆宜備降而四時  
功各有持明堂精意以享不宜汎及羣神且歲事之  
常天神地示各以其時其事其地專事之故園邱方  
澤而外無爲別其從祀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謂二世  
不祧與明堂無涉舊說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小德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七

配寡大德配眾又謂明堂兼祀武王宋以後諸儒又  
謂歷世皆以父配不惟于古無徵亦非心理之同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萬氏斯大曰泰壇卽南郊之園邱太折卽北郊之方  
邱下文太社亦卽此也蓋以其至尊而言則曰太壇  
曰太社曰太折以其形而言則曰園邱曰方邱名雖  
殊其實一也祭天地皆用騂犢第郊唯特牛社則加

羊豕而爲太牢耳

姚氏際恆曰瘞埋祭地之說非祭者明以達幽陽以  
感陰非徒祭其形而已何爲瘞埋便能達而感之乎

又曰周禮大司樂言祭天于圜邱祭地于方邱此云泰壇泰折不相合諸儒曲解謂泰壇卽圜邱泰折卽方邱非是用騂犢以周所尙言之與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說亦不相合鄭氏曲解謂此與天俱用犢連言爾亦非也

姜氏兆錫曰燔燎也積柴于壇上加牲玉乃燎之使氣達于天也瘞埋謂繪埋牲于壇下使禮行于地也泰壇卽圜邱泰折卽方邱泰者尊之之詞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并用騂犢者蓋周人尙赤郊社並用騂而其稍近黑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九祭法

色者爲黝與

八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近依注讀爲禳祈王肅作祖迎宗讀爲祭榮敬反王如字見賢通反亡如字一音無

陳氏澹曰相近當爲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

姚氏際恆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此

以四時寒暑水旱四方百神之祭與郊天祭日並言非其義矣且寒暑卽時之日不當分爲二祭雩爲祈雨之祭云祭水旱欠分曉四坎壇祭四方坎深也壇高也安有深而高之地乎並謬王宮夜明及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皆方士口吻聖人之所不語者也 又曰記文於此未嘗言六宗自僞孔叢子襲此說爲六宗諸儒以六宗釋此非也相近如字鄭氏作祈禳或据孔叢子作祖迎亦皆非 又曰此節亦本魯語三辰五行九州名山川澤之說而衍之諸侯在其地以下本王制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九

姜氏兆錫曰泰昭壇名時四時也祖迎謂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也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言迎則送者可知矣坎以祭寒壇以祭暑王宮亦壇名夜明亦坎名方氏曰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故曰壇曰王宮夜爲月之時而明乃其用故月坎曰夜明也幽言其隱而小楊子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覆是也故謂之幽宗吁而求雨之謂雩而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故謂之雩宗宗之言尊也書禋于六宗詩靡神不宗是也泰壇泰折不謂宗者天地不嫌于不尊也坎壇方四而位八若乾西北艮東

北坎正北震正東皆陽位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  
正西皆陰位故坎壇各四也百神統詞也亡其地謂  
地見削奪也

朱氏軾曰壇對坎言累土爲壇掘土爲坎鄭注壇坦  
是又對折言謂光圓無稜角也折轉也四轉而爲方  
也祭天言壇則知地之爲坎祭地言折則知天之爲  
圓據鄭注泰昭壇也寒於坎暑於壇也王宮夜明幽  
宗雩宗皆壇也四方之神有壇有坎山林於壇川澤  
於坎張子則云日月等無特祭皆祀於郊日於壇月  
於坎則是風雨星辰皆當於坎也竊疑泰昭卽云埋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十

牲當是坎相近從張子解讀如字宗亦如字

陸氏奎勳曰橫渠曰寒暑之祭無定位暑近日壇寒  
近日坎故云相近於坎壇祭寒暑如字自通不必依  
鄭注改禳祈依孔叢改祖迎

太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  
曰鬼則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  
其餘不變也

姚氏際恆曰五代之說他經傳未見其上下亦  
參差費解鄭氏謂五代爲黃帝堯舜禹湯周七代增  
以顓頊帝嚳按記文言禘黃帝祖顓頊等事非謂黃

帝之時已立禘郊諸制也率合未允又以堯舜爲一代亦謬愚謂五代是唐虞三代七代是漢儒指秦漢而言

姜氏兆錫曰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譽爲七代方氏曰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小大莫不制於天地是之謂命及其死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毀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不變者不改所命之名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名當於實故無事於變人異於世故必更而立也不變自堯而下者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或變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七代同出於黃帝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十一

黃帝無統于上七代則更于下也其餘不變者謂禘郊祖宗之外天地日月山川之類此以上特言內外祀之大典也

方氏苞曰鳥獸蟲魚多死于斬割雖植物必刈伐故曰折人則全而歸之故曰鬼董子曰人受命于天超然異于羣生明于天性然後知自貴于物觀此亦可見矣獨言五代者唐虞之後義類始大明上古渾樸人物之死尙未辨其名也七代宜作四代本記自有虞氏始國語亦然舊說俱不可通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

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九祭法

十一

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音墀善適丁歷反顯考無廟之顯依注作皇

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卻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卽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吳氏澄曰親廟四祧廟二共爲三昭三穆并太祖凡七廟有功德可宗者別立廟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宗或多或少或有或無故不預七廟之數

徐氏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歛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此皆大夫有主之文又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者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士大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姚氏際恆曰陳可大曰此章言王立七廟而以二祧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安在其異于諸侯也至謂壇墀之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禘升毀廟之文何用乎鄭註此章謂禘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三

又宗廟之制未有舉壇墀爲言者周公三壇同墀非此義也楊氏復曰按三壇同墀之說出于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墀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壇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郝仲輿曰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天子諸侯皆有太祖無祧壇墀鬼此不言太祖泛云祖考遠廟爲祧則以世遠輒去太祖亦不免矣至使壇墀露處絕其血食人生有貴賤孝親之情本一官師不得與士大夫同祀其祖

至于庶士庶人親死卽爲無祀之鬼諒非先王制禮之意徐伯魯曰去墀曰鬼則王者何以有禘乎其謬甚矣

按徐此駁尤勝是自與其前言郊禘之說相反也

又曰此節之說取

諸家駁語載之如右足證其妄因不復贅而其餘所稱祖宗名號亦多不經者稱父曰考祖曰王考按之經傳稱父爲考祖爲王父亦合然王者稱父當曰皇考曲禮云父曰皇考又周頌凡武王成王稱文王武王皆曰皇考是也稱祖當曰皇祖考曲禮云王父曰皇祖考是也今旣不以稱父祖而且稱曾祖曰皇考是以父之稱稱曾祖矣稱太祖曰祖考是以祖之稱稱太祖矣豈不謬乎其稱高祖曰顯考他經傳亦未見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西

朱氏軾曰大夫無墀重太祖也官師無墀祭王考於考廟去王考者謂除王考外凡曾祖以上皆爲鬼也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言內外祀之常制也天下有王謂王也分地建國諸侯也置都立邑謂大夫士也方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以尊賢也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以親親也親親不可無殺故爲親疏之數尊賢不可無等故爲多少之數也又曰七廟謂高曾祖禘與始祖爲五并二祧凡七也起土爲壇除地爲

壇七廟之外又立壇壇各一也考卽禘也王考卽祖也皇考卽曾祖顯考卽高祖祖考謂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禘爲近親故五廟皆每月一祭禘祖曾高之上其二廟名之爲祧不得月祭但得四時祭之耳言享嘗乃止省文也去猶離也去祧則世遠而又不得於祧受祭故祭則爲壇其又遠者不爲壇故祭則爲壇此皆須有所祈禱則祭之也去壇則又遠矣雖有祈禱亦不及故泛然名之爲鬼而已 黃氏曰太祖之廟一祧廟二親廟四是爲七廟言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廟與祧凡七矣孔安國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正據周公制禮之時特備七廟以立天子之制而言也鄭康成以文武爲二祧此因文武親盡當遷不遷而遂以爲二祧耳陳氏曰此章首稱王立七廟而其下所稱一祖廟四親廟而月祭之者特五廟而已是合二祧乃七廟也註疏乃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七廟之數則商有三宗將爲一祖廟三親廟而已乎愚按七廟通先王先公之廟與祧而言此有周禮守祧職可考若文武二世室自在七廟之外此之謂九廟而朱子或問所以探劉歆之說也但或問中所稱祧字當作毀字看不得

以當遠廟爲祧之祧耳。又曰諸侯始封之祖爲祖者廟并父祖曾高爲五而月祭止父祖曾三廟若高祖與始祖則四時祭之而已去祖爲壇乃高祖之父去壇爲壇乃高祖之祖凡皆降於天子之義也大夫父祖曾爲三廟而高祖與始祖皆不立廟其三廟亦不用祭凡皆降于諸侯之義也。壇輕於壇此二壇而無壇者蓋以高祖始祖雖無廟猶若重之與高祖之父則去壇爲鬼矣。然考家語考廟亦自月祭而曾祖之外止有高祖一壇其文並與此不同以禮差之疑亦家語爲原文也。適士謂王朝之士及侯國之上士也立父祖二廟皆不用祭而曾祖有壇無廟高祖以上爲鬼此又降于大夫矣。官師爲侯國之下士爲一官之長也立父廟一而祖祭與焉曾祖卽無壇而爲鬼則其有禱亦就父廟薦之與蓋又降于適士矣。庶士謂庶人在官者也庶士之屬皆降而無廟故死曰鬼然則其事死僅得於寢薦之而已。王制庶人祭於寢家語四時祭於寢是也。齊人祭於寢也大夫方氏苞曰親疏多少之數卽下親者祭多疏者祭少之謂也。廟祧壇壇之多少義亦得通但記曰設廟祧壇壇而祭之則宜主祭之多少方氏曰以有昭有穆

有祖有考爲親疏之數而屬之親親之殺以或七或五或三或二爲多少之數而屬之尊賢之等似未安又曰五廟月祭後儒傳會之說也禮之嚴重者莫如祭自天子以及公卿百執事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祭之明日又釋而賓尸備月舉之民治將爲之不詳矣記所據蓋周語曰祭月祀之文不知所謂日祭者在喪朝夕上食也畿內諸侯而公卿大夫朝夕上食與執焉故曰甸服者祭所謂月祀者朔望喪奠也侯服以時至者則與執事焉故曰侯服者祀此記誤會國語章昭註周語曰祭祖考月祀高曾又因此記而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七

誤也必欲曲爲之說豈月朔朝廟亦有奠饋而非若正祭之備禮與長樂陳氏謂月祭爲薦新薦新有時不聞每月而一舉也張子謂兄弟數人代立止當一世雖親廟不害爲數十廟非也特祭七廟五廟尙若獻酬難遍況數十廟乎以義推之兄弟數人共爲一世則其一廟亦如祫祭合享也朱子曰宗之數雖無定恐亦止始爲宗者特立一廟後皆祔焉蓋廟有定址若以時增則每立一宗以下親廟皆當更造先王制禮不若是之煩攘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

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自爲立社曰社諸侯爲國立社曰后命王萬氏斯大曰大社天子祭率土之地而也與郊對舉無稷王社天子祭畿內之土穀者也不與郊對舉有稷祭以句龍后稷配國社祭竟內地而侯社祭一國土穀自以羣姓特置社也天子祭天姚氏際恆曰郊特牲有大社左傳有周社卽國社也天子諸侯各止此一社並無爲羣姓與自爲之分此無稽之說其王社侯社及置社之名他經傳皆未之見後世以爲有二社者皆此說誤之也說詳郊特牲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六

社祭土而主陰氣下

姜氏兆錫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名大社者以王爲羣姓立大之也王社崔氏謂在籍田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籍田置社各在其邑名置社者以大夫士庶自以羣眾特置故名也 方氏曰王有天下故稱羣姓諸侯有一國故稱百姓亦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之意也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

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王氏應麟曰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註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馬氏端臨曰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若中霤門戶行竈則所祭之神卽其地也而隋唐以時享祖宗時并祭於廟蓋本鄭康成記然康成註禮記月令言祭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九

於廟註周禮官正言祭七祀於宮中夫五祀皆人生日用起居所係當卽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戶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可也若司命竈行於廟何關況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非我族類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

姚氏際恆曰按五祀曲禮王制曾子問士喪禮皆有

之

昭二十九年左傳別謂句芒蓐收立冥祝融后土爲五祀非此五祀也

若七祀則經

傳未之見五祀之名月令則爲戶竈中霤門行聘禮亦有門行之說若司命泰厲公厲族厲他經傳亦未

見其改五祀爲七祀者不過取降殺之說由庶人一祀等而上之謂王者爲七耳其無稽可知且謂天子諸侯之祀又有爲羣姓爲國與自爲之分則是天子十四祀諸侯十祀矣何祀之多乎又諸侯大夫適士不得祀戶竈反不如庶人庶士矣大夫以下悉不得祀司命中霤中霤主堂室居處何以不得祀庶士庶人不得祀門行門主出入行主道路亦何以不得祀適士以下悉不得祀厲如其說其家若有無後之鬼可任其爲厲乎庶士庶人或戶或竈旣無定制將安從之凡此皆不可通也

姜氏兆錫曰司命見周禮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故祀之也然按五祀爲王侯以下之達禮其文見儀禮祀士禮篇周禮大宗伯司服諸職及曲禮王制月令與凡散見經傳者不一皆無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者其所言五祀則中霤門行戶竈而已今所稱先儒多疑漢記之誤而鄭註反以傳疑經於儀禮士禱於五祀則以爲孝子博求以自盡於曲禮大夫祭五祀則以爲殷禮於王制大夫祭五祀則又以爲有地之大夫

盡皆本此以爲之詞而不自知其說之相矛盾也豈其未審之各經傳與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姚氏際恆曰按祭殤之禮古有之其分尊卑之數而謂祭適不祭庶他經傳未見此亦取降殺之說與七祀略同且人生壽考見及玄孫止矣鮮有及來孫者夫似亦不必爲之預定其制也

姜氏兆錫曰來孫見爾雅方氏曰玄孫之子爲來者以方來未已也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及遠卑者及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九祭法

主

近德厚者流光旣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祭者遠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陸氏奎勳曰棄爲稷神在夏初已然記惑于書序所云湯作夏社

姜氏兆錫曰此因申言內外祀所以在祀典之由也

厲山氏亦作烈山氏炎帝神農之號也其子名柱爲農官因號爲農猶周棄爲后稷官因號爲后稷也祀以爲稷者尊爲穀神也共工氏傳稱以水土官者是也在炎帝之前其子名句龍爲后土官因號爲后土祀以爲社者尊爲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鄴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三

姚氏際恆曰全襲魯語但魯語之文自爲一氣此則其於敘武王之下割去有虞氏禘黃帝一段置之於前全失呼應起結之體使前後氣脈隔越不通矣又按魯語歷敘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鯀禹契冥湯稷文武帝十三聖功烈于前故下以禘郊祖宗分配十三聖承之今篇首將有虞氏宗舜易而宗堯則禘郊祖宗既無舜名安得復敘舜之功烈而曰舜勤眾事而野死況乎所祭者十二聖而敘功烈者十三聖此處露出弊竇昭昭矣因歎今人讀國語第以古文目之讀禮記則以經尊之而孰知所爲經者乃出於古文而且

政不成文理則信乎讀書者之不可不加以明辨之  
功也五字之意以實當虛也

陸氏奎勳曰與史記葬於九疑其誤略同鄭註以為  
征苗而死則尤謬矣謂之稟論單句姜氏兆錫曰著猶示也謂知推步星辰之法使眾庶  
占知其候也法猶正也賞得其平而當功刑合於法  
而當罪也以義終謂禪位得人也野死謂巡狩而崩  
于蒼梧之野鄭氏云征三苗也郭壅修治也正之言  
定明明之也立定百物之名以曉民庶備財用也可  
徒教官之長民成謂化民成俗也冥卽月令玄冥爲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三

水官也以寬治民所謂克寬克仁代虐以寬也  
氏曰自農棄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於民者也舜鯀  
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修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  
民虐文武去民菑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愚按堯  
能賞均刑法鄭註能賞句均刑法句味文義全非蓋  
能字與上下五能字同例不能獨異且能賞二字爲  
讀亦不成句理考國語云堯能單均刑法單之言盡  
其文自明若如本文當以賞均刑法四字配說而法  
字爲正字之意以實當虛可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

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姜氏兆錫曰上厯言人鬼之屬自社以外皆申內祀也此約言天神地祇之屬皆申外祀也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也統承上文而結言之也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九

續禮記集說

卷七十九

祭法

孟

祭法文典餘世蘇派士文而詳言之也  
事此臨言浙江書局刊

瑞清校

吳錫庚校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五

是人事之本末而人盡之仁利杭世駿大宗撰

祭義蓋論其禮齊齋樂幽昏與輪其賦謂其禮

吳氏澄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釋其經而謂

之義若冠義昏義燕義聘義篇等是也儀禮正經無

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總說

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與諸篇引儀禮經文而釋之者

不同

姚氏際恆曰此秦人之筆以篇中黔首二字知之乃

儒家之諸子也雖少有疵處然大段自醇正 又曰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此篇不專言祭其首言祭故名祭義爾

陸氏奎勳曰首章言春禘及禘有樂而嘗無樂又有

言郊之祭大配天而主日配以月者知與郊特牲同

出一手般人貴富而尚齒養老之禮天子冕而總干

皆屬傳述舊聞而于義未安釋詩二則斷章取義不

同毛氏之說蓋亦后蒼所記而戴氏爲之芟定者

姜氏兆錫曰說見前篇此篇卽祭以明孝弟敬讓之

義至爲詳切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備其節周蓋

人事之本末而人道之始終也所引文王之祭及宰

我問鬼神二條並見家語哀公問篇語頗小異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姜氏兆錫曰此下五章皆言祭先祖之義而首章先以祭明之也合諸天道孝子感時念親而疏數得中也言春秋不言四時者猶言享嘗乃止與

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姜氏兆錫曰此申春禘秋嘗之節之義也方氏曰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爲秋于霜露言非其寒則知雨露爲非其溫于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露霜爲如將失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二

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所以送其往也

方氏苞曰舉霜露則秋可知雨露通春夏故必舉首時霜露與悽愴實相感召故曰非其寒之謂也春日載陽雨露華滋萬物欣欣恆情多爲之舒暢惟君子感時而思親則怵惕焉哀親之不得見而如將見之所以怵惕也荀卿子曰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悻詭而有所至矣卽此義也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姚氏際恆曰春禘與郊特牲同而與王制祭統春禘祭異禮言不同也若周禮春祠則不足据鄭氏據王制

春祔以改郊特牲春禘又据周禮春祠謂祭義春禘  
爲殷禮皆謬禘有樂嘗無樂亦同郊特牲說見彼處  
孔氏依註以此爲夏殷禮而又述商頌那詩則是嘗  
有樂自相抵牾

朱氏軾曰此節經文本明舊註不免穿鑿凡祭莫不  
哀怵惕猶悽愴也洋洋如在其誠嘗猶禘也若據舊  
註是怵惕樂也而非哀矣秋而悽愴不必憫聞愾見  
矣竊意非其寒之謂與若將見之互文耳若謂孝子  
之悽愴悽惕者撫時觸念如見其親非徒寒暑逾遷  
之感已也如見者如見其來如見其往也故初祭而  
樂以迎之祭終而哀以送之迎之送之正以致孝子  
如在其誠也滌蕩其聲所以求神于陽故于迎言樂  
祭將終則哀益甚故于送言哀其實迎來未嘗不哀  
送終未嘗無樂經特各舉其重者言之耳末二句是  
古經不知何代之禮記禮者引之以明迎來送往之  
意若謂古人嘗有樂禘無樂者亦只是迎來送往之  
故蓋鬼神之氣卽造物之氣春夏造物之氣至祖考  
之魂氣亦至秋冬造物之氣往祖考之魂氣亦往故  
嘗有樂禘無樂卽此可知仁人孝子之所以饗其親  
實有愛則存慤則著者非徒修歲事之文而已

陸氏奎勳曰春禘秋嘗其說本誤陳氏欲改春禘爲禴亦未可從夫在春特祠其禮繁于合祭謂春物少而祭從薄考陋儒之曲說也至嘗之有樂余于郊特牲詳辨之矣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禘嘗之爲義也鄭氏曰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方氏曰禘非不送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爲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也然順陰出之義故以送往爲主而無樂愚按哀樂分屬之禘嘗者禘于春春則氣至樂者樂氣之來而親之與氣俱來也嘗于秋秋則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四

氣返哀者哀氣之返而親之與氣俱返也但祭統言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那詩蒸嘗之祭言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是嘗有樂也此與郊特牲皆云無樂未詳

致齊于內散齊于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黃氏震曰齊之爲言齊也齊者致一也齊而一于思親則外事絕矣思親不害于爲齊也若謂齊不可有思恐淪于莊子心齊之說後世竊之爲禪學者也程氏講明正學而門人多流于禪往往多附益之學者

宜謹孔子云祭思義禮記專于國中致校審朕視以爲  
姚氏際陔曰于內于外指廟之內外鄭氏以致齊爲  
思此五者散齊爲七日不御不樂諸事然則七日之  
內獨可不思此五者乎未可如是分也蓋齊之日以  
下先經言凡爲齊之日宜思此五事齊三日以下乃  
專指致齊三日言耳禮記又曰程正叔曰齊之日思其  
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  
容有思張子厚曰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  
與交神若如此思之卻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按  
此皆二氏無思之說非儒家言也豈有平日思親而  
齊時反不思者惟其思之乃可與神明交不思則安  
能下章云哀與樂半祭之前又豈容不得哀大抵此  
言將學者驅入忘情寂滅上去不流爲二氏不止矣  
吁禮記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  
姜氏兆錫曰此明將祭之義也致齊于內如祭統心  
不苟慮之類卽此齊之日以下是也散齊于外如所  
謂不御內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是也五其字及末者  
字皆指親而言疏曰先思其羸後思其精也禮記  
方氏苞曰致齊于內者于內不出齊宮也于外猶日  
出而聽政于路寢或有事于國中近郊君知所以爲

尸者則自下之是也樂以事言嗜以物言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姚氏際恆曰周旋謂祭時薦獻出戶謂祭畢出室中之戶祭設于室也鄭氏以周旋出戶爲無尸之祭殊鑿容聲容止聲音聞乎其容聲先以其微之顯者言之既出戶後猶不忍遽退疑而聽焉聞乎其歎息之聲則微乎微矣此作兩層描摹孝子神情處

姜氏兆錫曰此明正祭之義也入室謂始入廟室行

陰厭之禮出戶謂薦設時自室內而出也位者親之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六

神位容聲者親之舉動容止之聲歎息之聲者親之聲音也儼然彷彿貌肅然儼惕貌愀然感慨貌三者皆已與親形神相遇而然也

方氏苞曰出戶而聽謂佐食闔牖戶後也與篇末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義正相發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愆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朱氏軾曰敬致致愛致愆惟敬故存著存著則益生

敬矣故曰安得不敬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結上二節之意也致極也慤亦敬也承上言將祭正祭如此乃所以不忘乎目耳心而愛敬之實也思其居處以下五者是致愛而存見乎其位以下三者是致慤而著凡皆敬也

方氏苞曰慤愛之篤也存如見其親也著親之形聲志意無微不著也愛與慤存與著有淺深而無彼此觀下文著存不忘乎心則安得不敬及篤致其慤而慤與敬信並列慤非以敬言可知矣三不忘皆致愛致慤之事見乎其位三者皆存著之事陳氏以分解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七

存著誤矣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安得不敬而以養享二字言君子終身之敬又因終身二字而以忌日一事言君子終身之哀

姚氏際恆曰生敬養死孝享思終弗辱是三義不必以思終弗辱承生死解

朱氏軾曰養親享親不敬則無事而不怠肆其辱親

也必矣夫日志有所至謂是日哀傷之志已極也哀傷極自無暇及乎私而曰不敢爲忘哀者戒也

姜氏兆錫曰惟生則敬養故死則思其居處以及樂嗜而敬享之也不能敬則養與享祇辱親矣親之死日爲忌日用者用忌日爲他事也夫日猶此日也至極也謂此日乃心極于念親而不敢盡心于私已耳豈以死日爲不祥而避之哉此所以謂之終身之喪而祭之所自始也

方氏苞曰思敬養之義則知非身之誠不可謂順於思敬享之養則知非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不可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八

謂能終是謂思終身不辱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姚氏際恆曰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此各舉其一事爲言便文耳註疏必欲辦其孰爲先後與爲何祭便泥禮器云君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浣水

君執鸞刀羞齎夫人薦豆與此祭義所言大抵文相  
似而義不必盡同禮言從來如此且古人文字亦欲  
各出其能不爲雷同也後儒乃欲寸寸而合之銖銖  
而較之豈不愚哉

朱氏賦曰此節重鄉字惟鄉然後能饗可知饗親之  
不易與享帝等臨尸不忤至忠也皆言孝子之鄉親  
所以然者饗不以物而以誠無以鄉之欲祖考之饗  
可得乎

姜氏兆錫曰此章及推聖人而爲孝子者之祭以明  
其義也臨尸不忤則鄉親之心致愛致慤可知矣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九

盎齊也齊齊其敬謹肅之符愉愉其忠和順之實勿  
勿猶切切諸語詞也饗帝與饗親一理故兼言之餘  
詳禮器

方氏苞曰受于天者惟聖人能全而歸之而天地所  
生成莫不有以盡其性所以能饗帝也受于親者惟  
孝子能全而歸之而父母所愛敬莫不有以充其類  
所以能饗親也聖人之心自曰明曰旦以至民胞物  
與無時而不鄉乎帝也孝子之心自慎行其身以至  
齊家睦族無時而不鄉乎親也惟其平日如此所以  
臨尸而不忤言孝子之不忤則聖人之對越在天者

可知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昧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陳氏澹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續禮記集說卷八十祭義

十

之時也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咏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姚氏際恆曰思死者如不欲生描摹恍惚與神明交之狀也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春秋時平直之文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秦時之日文便開生峭一路矣如欲色然鄭氏作好色解是明其與思死者如不欲生同爲一種生峭之筆故也明發不寐二句本小宛幽王之詩以言文王正合故謂之文王之詩古人引詩亦多如此祭之明日不必言是釋祭只是摹寫明發不寐之意哀與樂半尤祭之

精言

朱氏軾曰如欲色然補足上意謂如見親愛欲之色也

姜氏兆錫曰此卽文王之饗親以明之也愛猶嗜也

色猶顏也家語作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

顏色者其唯文王乎言文王如見夫親所嗜愛而事

之如生必欲見親之顏色而思之如不欲生也詩小

雅小宛之篇明發光明將發之候詩本謂宣王永懷

文王武王之功烈而此借以明文王之念父母如此

也饗致謂祭之日又思謂祭之明日也饗而致之樂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十一

其來也已至而祭畢則往矣故哀而又思之也此因

上文引詩明文王之意而申之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愬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

貢問日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

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

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

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

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

有所當也

姚氏際恆曰愬與趨趨以數不爲容也故子貢以濟

濟漆漆爲問夫子答以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此二句謂容以遠與容以自反何能與神明及交若交神明何可有濟濟漆漆之容乎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此二句謂祭事漸已成君子始可致其濟濟漆漆之容夫何尙事恍惚之有乎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謂于前則以恍惚爲當于後則以濟濟漆漆爲當也文氣鬱勃頓挫古宕真先秦妙筆後人不能通解孔氏分恍惚爲孝子之容濟濟漆漆爲賓客助祭之容甚武斷不合且子貢不應誤認夫子之言至此若果分孝子

賓客則言豈一端各有所當此二句爲癡人說法亦粗淺而無味矣陳可大解各有所當分主人賓客皆承疏之謬也又曰詳味此章意旨全是以下恍惚以與神明交一句作此一番議論濟濟漆漆卽恍惚二字之反特借以形容之也解者但見慤與趨數與濟濟漆漆反正爲他所瞞耳此餘意外之餘意也朱氏軾曰遠舒徐也自反反覆修整也容謂威儀之餘與論語居不容之容耳此言賓客助祭於天子諸侯非人子祭其親之謂也賓客助祭之容於何見之當反饋薦俎之時禮樂具百官備助祭之君子從主

人後趨路執事紆徐容觀輝如也所謂漆漆濟濟者  
如此若人子想像追慕之情若無也若有也如將見  
之如將失之此其心爲何如而暇爲濟濟漆漆之容  
乎序謂鋪張陳設恍惚者想像之情方氏曰慌焉若  
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像  
俗如此思念冥而對其精靈爲貴庶感天子請以  
姜氏兆錫曰此卽孔子之饗親以明之也嘗秋祭也  
薦所薦之物也親身自執事也趨趨行步狹也數舉  
足頻也皆誠敬無文之意濟濟眾盛貌漆漆光澤貌  
恍惚乃思念深微之象也子貢待祭畢而以夫子所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三

嘗言爲問者蓋怪其言與行異也夫子言濟濟者容  
也是處已於疎遠而非所以爲親也漆漆者容也是  
自反以修整而非所以爲質也容之疎遠及容之自  
修整者夫何能交及於神明乎我之自祭何可有此  
乎蓋思念深而惟以誠慤爲貴也若助天子諸侯之  
祭則不然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而設饋作樂  
旣成主人薦其薦饗薦豆與牲體之俎至此則序禮  
樂備百官獻酢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尙  
此際又何能有思念恍惚者乎蓋言各宜濟濟漆漆  
乃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孔子言此殆非徒

以自白而以存禮意於天下與人不能也祭者出  
方氏苞曰其親親當作視濟濟者謂風度之遠也故  
曰容以遠式祭也也具禮則遠器類之圖說中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  
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官既備夫婦齊戒沐  
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  
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  
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  
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以延其忠

吳氏澄曰此一節其節有三虛中以治之一也此祭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古

之先也奉承而進之二也此祭之始也夫婦奉承致  
惠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忠敬焉奉承而進之三  
也此祭之終也百官奉承致敬也而又諭神交神以  
致致其愛焉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  
谷姚氏際恆曰此處說出恍惚以與神明交正是上節  
中註腳之宮室鴻池繼星禮說百官既備夫婦齊戒  
幸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推言孝子之祭始終之義也  
比及也謂方祭時也具物陳設器饌之屬虛中以治  
謂清明在躬心無雜務承土豫備而言也洞洞屬屬  
見禮器兩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也諭

猶曉也謂使祝官祝告而曉神以志意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陳氏澹曰禮有常經不可私意爲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

朱氏軾曰慤而慤者慤之至也慤信敬屬內禮屬外姜氏兆錫曰不過失言禮有常而不私爲隆殺也進退一於敬如親承父母之命而若有使之者亦前章著存之義也 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十五

者禮之實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無不盡而獨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敬與物爲稱也

方氏苞曰百官奉承而進或諭乎孝子之志意而孝子獨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也舊說總以屬助祭者誤矣上記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而有乎明助祭則無所用其恍惚也此曰以其恍惚與神明交則謂主祭者明矣諭志意卽詩奏而不言時靡有爭之義

孝子之祭也盡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

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朱氏軾曰固與敖一類疏與不愛一類誦愉欲與敬齊之色俱就容貌言敬以誦謂中存敬心而外見其

細誦也餘傲此

論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立待事而立也進從事而進也

去薦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復退徹而退者已徹

乃于是乎退也敬以誦則體變而不固敬以愉則色

親而不疏敬以欲則心摯而無不愛如將受命則順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聽無違而不敖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而

非忘本此祭所以得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

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

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陳氏澔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奉

盈如弗勝將失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盡乃孝子之

無道

姚氏際恆曰此一段似從論語色難二字做出 又

曰成人之道也以見雖在成人事親猶宜若孺慕故

別音之

姜氏兆錫曰此因祭而推孝敬之義以明之也色自顏面而言容自體身而言餘見陳說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朱氏軾曰惟能體道故貴近道者惟忠於君孝於親弟於兄慈於子故貴近君近親近兄近子者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論孝之義而歷言五教以發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七

之也劉氏曰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有德者未必皆能盡道然亦違道不遠矣此所以近也凡言近者皆自此通彼之義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梁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

姚氏際恆曰至孝近王至弟近霸天子有父諸侯有兄此等語爲文家寫意法全不必泥後儒必屑屑求所以爲解便失之

朱氏軾曰人知王與霸之尊而不知至孝至弟之事父兄如事王與霸蓋其尊同也惟父與王同尊故雖天子亦尊其父惟兄與霸同尊雖諸侯亦必尊其兄此皆孩提少長愛敬之良先王因而不改而治天下之大綱於是舉矣應氏謂至孝至弟合乎王霸之道非文正公以必有父兄爲人父天子兄諸侯亦未當姜氏兆錫曰此特言五教中親長二字之意以明孝弟之爲重也應氏曰仁以事親而廣愛極其至則王者以德行仁之心也義以從兄而順序極其至則霸者以禮明義之舉也孝弟之根本立乎一家王霸之

功業周於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矣諸侯言有兄天子止言有父而已此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之意一云有父謂有父事者有兄謂有兄事者其意與師臣者帝賓臣者王畧同然按雖字文義前說近是因猶孝經所因者本也之因領之言率也雖王侯必有父兄況其他乎此聖人因以爲教以率天下而民從之也王孝霸弟石梁王氏以爲非孔子之言愚按王氏所論蓋以孔門無道桓文而孟子於王霸誠僞之辯尤嚴焉故也然孔孟特指當時五霸而言耳若霸字本義實王制方伯二伯之制

輔王爲治而爲諸侯之伯長者如曹檜思王伯孔子  
刪詩並存之而程子斷以爲亂極思治剝而將復之  
象其非貴王而賤霸也抑明矣且如周初二南之化  
可謂盛矣而分陝循行以布文王之政者伯也霸王特  
旨趨至此而盡則霸亦豈有害於道哉然則王氏特  
因孔孟餘意爲後世嚴其辯而執以定王霸之功罪  
則不可也其疑此條非孔子之言而辯之者尤疏自  
孝子將祭以下與孔子之答子貢者已不相蒙皆爲  
訓記者之詞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十九

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費用命孝以事親  
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姚氏際恆曰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  
天下也此又從孟子衍出又曰徐伯曾謂此上兩  
章無關祭義指爲錯簡夫因論孝子之祭而及於孝  
因論孝而及於弟義正相通尙錯簡之有後凡集註  
言錯簡皆謬說見篇首

姜氏兆錫曰睦猶和也愛親之象順猶從也從兄之  
實慈之言恩也恩相浹則和矣命鄭氏謂尊長教令  
是也蓋愛敬盡於親長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特舉而措之而已此又引孔子之言以明教孝教弟之意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豚膋乃退燭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君牽牲入庭殺之而取血膋於庭非清廟嚴肅遠包厨之義未可行也愚按小雅信南山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凡禮家言似多本此則古禮所在固非可以後人之意見測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辛

合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兼言祭內外神之義而此節首言祭天地不敢哭且入者吉凶不相干也次又言祭先祖也穆謂子也宗廟之禮父爲昭子爲穆君牽牲則卿子贊牽也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次序在牲前也麗猶繫也以牲紉繫於中庭之碑孔也袒袒衣祭也將殺牲則袒衣取毛以告全而以耳毛爲止也膋膋管見前篇乃退謂薦畢暫退也燭湯中燭肉也腥生肉也燭腥祭畢則朝踐之禮終而退矣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月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闡殷入祭

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楊氏秀曰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日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日月之明卽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

姚氏際恆曰主日配月之義說見郊特牲天子適四方下以朝及闇味爽之際也鄭氏解爲終日有事夫豈不謬

姜氏兆錫曰此二節推言祭天以及日月也道原於天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郊報天而主以日也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三

方氏曰天尊而無爲郊天而以日爲主猶王燕飲則主以大夫嫁女則主以諸侯也祀必有配故又配以月猶祭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棄也日旣報而黑夏尙黑故祭闇日方中而白殷尙白故祭陽日初出及將落而赤周尙赤故祭以朝及闇也祭日謂祭之竟日卽以朝及闇是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姚氏際恆曰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上章用其文而增以配月此又云祭日于壇于東祭  
月于坎于西其或分或合未詳也

陸氏奎勳曰日出於東以一日而言出東則沒西可  
知矣月生於西以一月而言生明於西則終魄于東  
可知矣余嘗謂日爲陽隨天左旋月爲陰右旋而與  
日交向來歷家從無主是說者安得遇容成羲和之  
屬而質其疑

姜氏兆錫曰壇形圓而無虧象日之不虧而盈也坎  
形虛而能受象月之有受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  
隱一顯一隱以別幽明一高一深以制上下東動而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三

出西靜而入故以別內外東爲陽中西爲陰中故以  
端其位也惟別幽明然後制上下惟別內外然後端  
其位上此以分言祭日月於東西壇坎之制也日出  
於東言其象之初出月生於西言其明之始生出於  
東則入於西堯典東曰寅賓出日西曰寅餞納日此  
也生於西則死於東楊子未望載魄於西旣望終魄  
於東此也日之出入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月月之死  
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陽道常饒月陰道常乏  
日屬乎陽者長月屬乎陰者短終始相巡而未嘗絕  
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若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

同而已此以上下又合言所以祭日月於東西壇坎之意也

方氏苞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陰陽迭爲消長或晝長而夜短或晝短而夜長然後寒暑分四時平運而歲功成故聖人之報天主日而配以月也致天下之和綢繆化醇而百物生也

天子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子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三

吳氏澄曰和用猶言利用和者和於人而不乖戾之謂義謂君臣之上下父子之尊卑兄弟之長幼夫婦之外內各得其義也讓則宗族鄉黨相推遜也致和用者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也致義致讓者正民之德也先言和用富而後教之也

姚氏際恆曰反始卽指祀祖觀下章云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可見鄭氏謂反始爲報之屬天非也致反始主吾身言之致鬼神主祖考言之

姜氏兆錫曰致應氏謂致其極也反始自本原而言鬼神自尊嚴而言和用自節度而言和者中節之謂

慕容氏謂物各有用而得其節也註謂變和言物互  
文也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教民反本復始不忘  
其所由生故致反始以厚其本也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致鬼神以尊上  
也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利用惟和故致物用以立  
民紀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  
志故致義則不悖逆矣讓者禮之實也三揖三讓君  
子以相接而不相侵陵故致讓以去爭也奇謂奇異  
邪謂邪惡微少也言用此五事爲治則有異行不從  
治者少矣此節蓋因祭內外神之義而推言以結之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 祭義 語

也  
方氏苞曰致和用也服物采章之用各得其宜然後  
尊卑上下之分宜無不和故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  
致反始慎終追遠之類故曰厚其本也致鬼神謂天  
地社稷百神之祀在民上者猶震動恪敬以奉之則  
民當嚴止可知矣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用而得其節也

仁和統世駿大宗

祭義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無所  
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死必歸土土此之爲鬼骨肉氣於下墜爲  
於土爲留明氣高燥治此百物之精

浙江書局重刊

瑞 清校

丁立誠校

吳錫庚校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圭

吳錫庚校

致反始慎終追遠之類故曰厚其土也致鬼神  
地社稷百神之祀在民土者猶畫動格致以祭之  
民當嚴土可知矣

祭義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為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魄普白反斃婢世反陰依注讀陰焄許云反蒿許羔反黔其廉反

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一

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 又曰鬼神固是以理言

然亦不可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

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 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

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于運用發出來是

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

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

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 問

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而鄭氏云氣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

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

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  
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卽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

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聽

者便是如鼻之知臭口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

爲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

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問魂

附於體氣附於魂可作如是看否曰也不是附魂魄

是形氣之精英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

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

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二

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

獨曰神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

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

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 又曰人之精神

知覺與夫運動云爲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于外者

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魄但

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

吳氏澄曰氣者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爲神

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爲鬼

姚氏際恆曰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此

文言氣不言魂言魄不言形義正互見然聖人于祭始言鬼神未嘗專言之更未嘗言魂魄氣魄等字自老子始言之曰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而後來全真家水火坎離龍虎鉛汞之說因之矣 又曰集說載馮氏曰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人竄入按禮記諸篇凡言孔子皆是假記託卽如此篇論語季路問事鬼神而孔子拒之豈有于宰我之間而諄諄告之者固不辨可知也乃以黔首二字爲後儒竄入然則其餘皆夫子之言乎可謂無識矣愚以黔首二字知通篇爲秦人之作

朱氏軾曰魂魄者人之靈也魂附氣魄附形嘘吸出入氣也所以嘘吸者魂也耳目聰明形也所以聰明者魄也人死則魂升於上魄降於下魂陽也陽升而爲神魄陰也陰降而爲鬼鬼歸也往而不可見也神伸也來而若有像也人死骨肉歸土骨肉形也魄附形而有形埋則魄往而無所著故謂之鬼非以骨肉歸土爲鬼也 又曰昭明光景活潑也君蒿緼結薰蒸也悽愴凜烈慘悽也皆謂氣之發揚百物卽眾生精氣之靈也惟靈故謂之神又按上節眾生必死冒二節文正謂百物之精與眾生必死對非是 又曰

鬼神二字不並謂鬼而神也惟鬼而神故人尊而奉之是卽聖人所以示人則也故民皆畏服其教焉陸氏奎勳曰秦記改民爲黔首而是篇已云然豈其誦法孔子耶竊謂此必大戴之屬本繫傳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二語而衍成之或云黃帝素問有云黔首共餘食不知素問亦秦漢醫者所作其假借黃帝岐伯以立論猶漢儒之稱孔子宰我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因聖言以明祭祀之義首言鬼神之名以及其教也合聚也方氏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必合聚鬼神然後足以爲教之至中庸齊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四

明承祭之屬是也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按方氏所解乃本章引言以明祭義之本旨而程張之說於鬼神二字之理尤爲全盡學者因一端而推全體則庶乎有得矣眾生必死下申言鬼神之名也陰言依蔭於地中而爲土壤也精猶靈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形魄歸于地而爲鬼也骨肉斃於下蔭爲野土承歸土而言以起下文之意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魂氣歸于天而爲神也明顯也則法也猶祭法之法黔首謂民也黔首言其象百眾萬民言其

數也言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而制爲尊極之稱顯然  
命爲鬼神以爲民法故民知畏而不敢慢知服而無  
敢違也方氏曰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幽  
不可測命以名則明而可測是乃所以爲教之至也  
馬氏曰秦始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蓋多後儒  
擅入之文矣愚按家語哀公問政篇此句本作以爲  
民之則馬說得之

方氏菴曰盛者著見之義神不可見而人之有氣卽  
神之著者也鬼不可見而人有魄體卽鬼之著見者  
也天道至教以人之一身而爲鬼神之所會合明乎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五

此則知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凝於人而萬禮畢具曰  
明曰旦聖賢事天之學所由立也陰爲野土發爲昭  
明存其精而一氣相感受存慤著子孫追遠之禮所  
由生也故曰教之至也在天風雨霜露在地庶物露  
生無非教也而莫若人之一身兼會鬼神之體最爲  
切著故曰教之至哉或曰合卽合漠之義魂離散而  
有報氣報之禮聚生者之精神以合鬼神於幽冥之  
中所以爲教之至也百物之死泯然斷盡惟人之死  
其氣焄蒿而見者悽愴傳所謂喪氣是也此神之著  
見者百物之精猶云萬物之靈言百物中惟人得此

氣之最精而其神可識也古民愚茫視人之死猶百  
物之漸盡而已惟至人知鬼神之情狀因物之精制  
爲祭祀以彰仁義之原而立人極以命鬼神使民知  
追養繼孝之道以爲之則是無不畏服畏者凜於義  
之當然服者愜其心之同然也

聖人以其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  
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服之服自此故聽  
且速也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膾蕭見以  
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  
間以俵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禮禮  
之至也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六

姚氏際恆曰二端鄭氏謂氣魄是報以二禮卽報氣  
報魄也先云建設朝事乃總句下分報氣報魄皆朝  
事之祭也鄭謂二禮爲朝事饋食以上爲朝事黍稷  
以下爲饋食然則上云建設朝事下亦當云建設饋  
食何不云乎其非可知矣腍臂爲膾黍稷爲膾鄭以  
膾爲馨亦非見與見間鄭謂皆當爲甗字之誤亦非  
上見音現下見間皆如是字雜記上云甗甗管衡實  
見間而后拆入卽此見間然未可考爲何物矣  
朱氏軾曰反復追慕也始兼祖禰不忘所由生補足

上意文正公以始爲受氣所自始由生爲形所由賦似屬理又泥舊註分屬祖禰則自相矛盾矣 又曰前言尊以鬼神之號民已服畏今以報祭適得乎人心之同故益悅服而聽且速焉

陸氏奎勳曰見字衍文鄭註合見間爲覲非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言祭祀之禮之義以申合鬼神之教也以別親疎遠邇卽祭法親疎多少之數也所由生者謂本也聽猶順也聖人制祭祀以教民不忘其本故民由此服從而聽之速也二端謂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也二禮朝踐與饋食也以朝時行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七

燔燎羶薌之事故朝踐亦名朝事以其後薦黍稷肝肺之屬故饋食又名饋熟也見猶著也顯也取胙營黍稷燎于爐使羶薌上騰且以蕭蒿燒之而著見有光也此朝踐以報氣而教民反古復始也俛夾也甒五尊也禮器謂之瓦甒周禮司尊彝謂之兩山尊甒猶雜也錯也朝踐畢以黍稷爲薦以肝肺首心爲羞其時錯以兩甒齊酒與其始用鬱鬯以灌地者意相類也此饋食以報魄而教民親愛用情所以爲禮之至也註曰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也疏曰氣虛也物實也首本也謂各本其事類以報也

方氏苞曰始制祭祀不過獻奠於親死者聖人以爲未足故築宮室設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追思古始則其事益詳矣又建設朝事饋食之禮以分報氣與魄則其義益備矣祭祀之獻酬交錯教民相愛上下用情則文益周澤益洽矣故曰禮之至言無以復加也主人主婦嗣子兄弟賓長獻爵尸酢主賓獻酬大小以徧貴賤有俎卑及翟闔所謂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謂此

君子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絃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絃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先古先古之帝王鄭氏謂先祖非

姜氏兆錫曰上文各舉所教者對文也知復古復始則自敬且敬愛而盡力以報親矣故此遞推之而結正以起平也方氏曰致敬發情內盡志也竭力從事外盡物也報親卽上文報氣報魄是也藉謂藉田也絃繫冕爲固者也先古謂先祖也此承上言絜盛之敬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鄭氏謂卽朔月月半君巡牲其說是蓋朝卽巡視意此古文用及字法不必泥後儒疑君無躬朝獸畜之理多作異解悉非

陸氏奎勳曰養牲親蠶皆周制也而俱云古者明屬漢儒纂錄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九

姜氏兆錫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牲乃所謂牲也納進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卜充人繫於牢芻之三月皆所謂養也朔月月半謂朔望也巡省也視歲時躬朝加慎矣此又言犧牲之敬也

方氏苞曰及歲時齋戒沐浴者歲時將祭君必齋戒沐浴召養獸之官而躬朝之說祭牲之中用者以待卜也朝與典禮朝諸侯春秋傳朝國人而問焉同義舊說獸官躬朝未安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俛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

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按首言古者天子諸侯末言先王先公皆兼天子諸侯言之不必因夫人字而致泥也蠶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十

事亦曰歲與農事同故曰歲已單矣

陸氏奎勳曰麥可云秋蠶亦稱歲知二者之切于民

事

公姜氏兆錫曰公桑公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宮近川

者以浴種也牆置棘者爲遮列也外閉者戶扇在外

人閉向內也大昕謂季春之朔三宮夫人謂天子之三

夫人及諸侯夫人之屬世婦其次也桑采桑也戾至

也蠶惡濕葉乾乃食方氏謂風至則乾是也單盡也

公方氏謂去歲蠶成迄今期歲矣故謂之歲單也副之

言覆首飾所以覆首也禕禕衣也禮之禮獻繭者也

不率皆也良吉也三益手者置繭盆中以手三次掩之  
而因以振出其緒也方氏謂夫人纁止三益猶天子  
不耕之止三推是也此以上又言衣服之敬也孔子告  
宰我之言止此命繭頭始益帶頭  
方氏苞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天子則卜三  
宮之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首舉天子諸侯故中以  
君苞之獻繭之禮舉世婦則三宮之夫人獻繭於天  
子及后視此矣夫人親纁則后視此矣后布於三宮  
之夫人侯國之夫人布于世婦故下總之曰君服以  
祀先王先公也不舉后以見夫人何也如曰后纁三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一 祭義 十一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十一

益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則似后布于三  
宮之夫人世婦而不見侯國夫人之布于世婦矣或

曰當是后夫人纁簡偶闕限或應此矣司市或三宮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  
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心中斯須  
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  
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

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姚氏際恆曰此章見樂記乃樂記取此文說見樂記姜氏兆錫曰此章見樂記此蓋因祭而推言禮樂之義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而已且禮樂非徒以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十一

治身心而正以交神明也

且觀樂報於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姚氏際恆曰尊親大舜也弗辱曾子也能養曾元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因祭以推孝親之義而備引曾子之言以明之亦第四章之意也其下能養或未不辱

其身不差其親也其次弗辱猶未尊之至養之至也

故尊親爲大疏曰尊親謂聖人爲天子而嚴父配

天也弗辱謂諸大夫士保社稷守宗廟祭祀而不危殆也能養謂庶人因天分地謹節以養父母也

方氏苞曰大孝尊親尊親不獨嚴父配天也使國人

稱願以爲君子之子亦近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于親敢不敬乎亨熟羶膾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三

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禮記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曾子之父亦賢父也曾子謙忠已之不得爲孝而辭若顯親之未盡道又以戰陳不勇爲非孝非至當之語按此說誠是則曾子之言亦參是假託況孔子乎論孝與養亦是從孟子來與姜氏兆錫曰公明儀曾子弟子論父母于道亦尊親之意也養則未矣諭由開也曉也行猶行已之行遂猶遂志之遂五者非孝凡以辱親也極推不辱之義

而能養爲小也然語詞也眾之本教言孝爲教眾之本卽孝經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之意也行猶用也其用在于奉養也安者行非矯拂也卒卽所謂終也不特終父母之身而已孝子亦自終其身也仁者仁此以下七此字皆指孝而言

方氏苞曰先意承志凡有深愛者皆能之論父母於道則必本于反身之誠而先意承志亦有助焉蓋父母旣感動于子躬行而又諒其深愛篤敬則凡有過必隱度其子之心以爲病而不敢言又不忍不言則潛移而默化者必多矣是之謂諭父母于道也莊嚴儼恪未嘗非敬也而父母或爲之不自適蓋所難者父母之安也與恭而安之義異矣於父母而仁恩不篤則外此無可推矣凡禮之存乎書策者皆可以率而由之惟事父母之禮則視于無刑聽于無聲不可以言傳能履此則知凡禮之行皆所以著誠而去僞矣義可直行誰事父母之義則難得其宜故曰孝子惟巧變故父安之能宜此然後知凡事之義皆宜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也于父母而愛敬慤誠不能盡其信則百行無一能信者矣親之存竭力盡誠而無瞬息之懈親旣歿尊仁安義而不遺父母之羞非自

強不息未足與于此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刑之作由不孝者始也人而不孝則忘身殉欲凡可以入于刑者無不爲矣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五

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自姚氏際恆曰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句可疑蓋諸侯耕助大夫士有田祿庶人躬耕皆不必求粟以祀也或謂單爲不耕者言亦非不耕之民則爲游惰何必語以此義乎黃氏曰粟者祿也謂父母既沒必仕于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此說姑存之

陸氏奎勳曰當從黃氏說謂必居仁君之朝食祿以

供祭祀也

姜氏兆錫曰此亦上文本教之意也置者直而立之也以上下而言溥者布而散之也以四旁而言施者延而及之也以古今而言放至準式也言人以爲式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蓋引以明其孝治天下而溥之四海之實而塞天地施後世者在其中矣上言仁者仁此者也不時伐時殺曾子亦惡其不仁之意而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思慈愛之在親忘服勞之在已故可謂用力此其下能養也尊仁而德足長人安義而功能利物故可謂用勞此其次弗辱也德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六

教加于百姓刑於四海而施無不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物無不備故可謂不匱此大孝尊親也又因言不忘無怨不逆則生事以禮求仁者之粟以祀則死事以禮是乃事親之禮終而尊親不匱之實也或問祀而必求仁者之粟何哉曰王侯而橫征暴斂非仁也大夫士庶而受不義之祿取非禮之財非仁也尊爲天子養以天下以不仁加其親可以謂之孝乎故求仁而得仁雖不言尊親而尊親莫大于此矣學者會之亦上文本教之類也晉書直而立之方氏苞曰當是博施備物可謂用勞矣尊仁安義可

謂不匱矣備物以養口體而已博施而族姻皆贍然  
後父母之心安所謂養志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  
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  
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  
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  
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  
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七

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  
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  
孝矣

姚氏際恆曰頃如字不必讀爲跬頃步猶之壹舉足  
美氏兆錫曰無人爲大猶言無如人爲大卽孝經天  
地之性人爲貴之意也徑仄眵也游徒涉也殆危也  
曰此言不虧體也不出于口不悖而不出反于身亦不  
樂悖而入也此言不辱身也不辱身則不羞親矣此又  
專以明其次弗辱之義也

方氏苞曰董子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于羣生其義

本此明于天性然後知自貴于物明善誠身之本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  
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  
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姚氏際恆日記者本意言四代皆尚齒耳四貴只是  
帶說不必泥當時子書以文勝而不以義勝多如此  
後儒或以代降而劣言或以相反救弊言或以相承  
言均非通論敬事是弟故次乎事親之孝下文于是  
推廣弟道言之而總結以孝弟

陸氏奎勳曰劉氏以富民爲說誠誤矣馬氏方氏皆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六

指世祿說本鄭註然殷之先固立賢無方者也末世  
乃失之而周之世卿其敝更甚于殷總之漢儒隨意  
立說自有疵病雖巧者不能爲之辭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因孝親以推弟長之義亦弟四  
章之義也劉氏曰大舜貴德故有天下如不與而民  
化之然幾不知爵之爲貴矣故禹承之以爵爲貴貴  
爵之弊上過亢而澤不及下故湯又以富其民爲貴  
而貴富之弊民又或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故武王  
更以親親爲貴四代之隨時制宜其不同如此而尚  
齒則同者齒居天下之達尊次乎事親久矣豈有遺

此者哉然四者皆治天下所不廢歷代各從所重非  
舉一而廢三也記者但主上尙齒爲言不以辭害意  
則得矣  
方氏苞曰註謂燕賜有加于諸臣疏謂于有德者又  
校其齒俱未安貴與尙其事各別所施之地亦殊牽  
合而言之其意轉晦矣

是故朝廷同爵則尙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  
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姜氏兆錫曰席布席也古者視朝君臣皆立七十則  
立而據杖君若有問更爲布席于堂而使坐矣八十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則見君一揖卽退不待朝畢而有問又就其家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  
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姜氏兆錫曰行謂與長者同行也併之言並謂肩相  
倚而不並卽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是也錯如鴈  
行差錯然卽曲禮十年以長則兄事之王制兄之齒  
鴈行是也不錯行則直隨行矣卽曲禮年長以倍則  
父事之王制父之齒隨行是也車乘車也徒徒步也  
或遇衰老則不論已之貴賤皆當避之而其有任戴  
則又或分并而代之矣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老若艾耄耄之類窮若鰥寡孤獨之類不遺謂養之有道也強弱以力言眾寡以

數言周禮比閭族黨州鄉或舉鄉或舉州巷蓋約詞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狻狩

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甸田見反頒音斑長

上聲狻音蒐所求反狩音獸

吳氏澄曰凡軍旅五人爲一伍五伍爲一兩五人之

長曰伍長四伍長又統于一人爲兩司馬尚齒各行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三

于一兩二什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四伍長爵皆

下士是爲同爵四人之中齒尊者先是爲尚齒

陸氏奎勳曰吳草廬云云凡軍旅五人爲一伍五伍

爲一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凡二十人爲伍者四爲什

者二四伍長統之一人爲兩司馬統四伍長共二十

五人蓋尚齒者各行于一兩二十四伍之中兩之外

則不序故曰什伍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爲同爵四人

之中齒尊者先是爲尚齒余謂不然記者之意蓋從

萬二千五百之軍下而至五人之伍雖行師亦序齒

也草廬之說未免偏枯待其所云一司馬四伍長合

四二十五人之數談軍政者不可不知耳

姜氏兆錫曰道猶法也六十四井爲甸君田獵則起爲卒徒五十始衰故不供役也頗猶分也隆猶多也春獵曰狝冬獵曰狩舉此亦約詞也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五百人爲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亦約詞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狝狩修乎軍旅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放方往反按家語此爲孔子告哀公之辭

吳氏澄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視效故先言朝廷道路民所行之處州巷民所居之處狝狩者用眾于內也軍旅者用眾於外也義謂所宜行眾人以此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三

孝弟爲所宜行者故甯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姚氏際恆曰王制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及六十不與戎服此皆與之異不必強爲和同之說言孝弟而必及于戰陳軍旅其亦戰國強秦之餘習與

姜氏兆錫曰結上文而言自朝廷及軍旅人可謂眾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守死不變而弗敢干犯也言弟兼言孝者惟孝友于兄弟非二道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于先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胤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吳氏澄曰凡享先王皆是教孝而獨言祀明堂者尊先王以配天子享禮爲最大孝經莫大于嚴父配天是也上下文止是言弟長之事而此兼言五教者蓋先且列其凡其下乃專言教弟一事也彭氏曰文王世子說養老于東序此云大學者蓋周別立五學其中辟雍是爲大學養老于大學之東序故該之以大學之名亦可也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五

姚氏際恆曰四學虞庠夏序殷警宗周頌宮也明堂位文如此鄭氏謂周四郊之虞庠非  
姜氏兆錫曰又總言以起下文也西學舊謂西郊之小學王制虞庠在國之郊是也一謂周所立殷之右學周禮樂祖列而祀于警宗是也方氏曰先賢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耕藉祀神致養之道也故曰教諸侯之養餘見學記食三老五更申言視學養老之教以明弟道下達之由也袒露衣也饋饋食也醕

以酒虛口也總持也示將舞也言始而親袒割牲以爲俎實繼而親執醬以饋熟既食畢又親執酒以酌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言鄉里有齒則朝廷道路獮狩軍旅視諸此矣四學四代之學也齒者太子與同學者序長幼而不以貴加人也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姚氏際恆曰此言周家貴貴之禮如有七十者不敢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三

先謂雖有七十者猶不敢先之所以明不齒于族也

荀子曰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與此同鄭氏附會

鄉飲酒鄉射以不齒爲席之于賓東以有七十者弗

敢先爲旣一人舉觶乃入然又以鄉射言鄉非族也

天故以不齒句絕又依周禮黨正之文則不齒者第不

齒于鄉也然族字仍連有七十句則爲之說曰雖非

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爾辭遁如此而時解依之

何也又曰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此正義也此于鄉

黨不論齒恐非卽曰周制果如此亦貴貴之偏耳

朱氏軾曰待于竟者待問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也

又曰東西相近之詞謂左右也行路也八十九者在路之左吾在路之右行必見之不敢越而過也若欲言政雖不植左右亦就而見之車面謂之陸氏奎勳曰集說從方氏仍項天子謂必駐行反迂謁而見之其解甚曲當從家農師說猶前所云見老者則車徒辟也命謂其意不為而欲為者

姜氏兆錫曰言見百年者為先而見諸侯為後也天子且然況其下乎此特卽敬百年者以明之也言行者相遇必謁見而後可過也若將言政則君且就之矣此又卽八十九者以明之也一命謂王朝之下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語

士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謂王朝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謂王朝之士士公侯伯之卿也一命者非其鄉里固以爵而不以齒矣然猶齒于鄉里也再命者非其族則亦以爵矣然猶齒于族也惟三命則雖其族亦不得而齒鄉飲酒席于賓東是也然族有七十者必先入卿亦弗敢先矣註曰七十不敢先雖非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耳方氏苞曰不敢過者遇諸塗必下車而問勞之雖齊民亦然若有道有德則經其闔必就見焉其所居遠或老疾不能行聞王時巡而欲言政者其國之君就

見之而以其言達可也敬老之禮至于此極者以壽  
耆則能稽謀古人之德審察政治之變也蓋自有虞  
氏以來士之頑讒者則有侯明撻記之法三代益詳  
簡不帥教者則有移郊移遂寄棘之法庶民之有罪  
過爲患於鄉里者則有坐諸嘉石收之園土之法終  
不能改則甚者殺戮次亦放流其各守職業以至篤  
老者自士以上皆修飾自好之君子則庶人工商亦  
謹身無慝之良民也是以君長禮之儼如友師鄉黨  
敬之次于事親至于天子巡行而不敢過國君就見  
以傳其言後世有學校而教不行有令長而政不修  
則所謂老者宜投遠方終身不齒之士宜入園土明  
梏有加之民溷其中者實過半焉概加禮貌則彰善  
癉惡之謂何往者江南大府初至有以耆民公辭革  
除弊蠹者其後潔惡之老所在結黨成羣其地訟獄  
則索賂聚眾升堂顛倒黑白有司不敢主斷久之鄉  
民持魚蔬擔薪柴入城求售者停交衢列路旁羣老  
日夕要索地租故并記之俾有天下國家者知萬事  
得理必由本正課士以文章而不考其德行責民以  
租賦而不問其禮俗其敝也至用先王憲老乞言之  
典法而害及于民不可以不察也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姚氏際恆曰上云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是言周家貴貴之禮此云七十者入朝君揖讓又言尙齒之禮自是兩義不必紐解上文以從下文也

姜氏兆錫曰七十者其或以大事入朝君與之揖讓而後及于有爵卽三命亦豈得而加之哉此又卽敬七十者以明之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于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一 祭義

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本節父母皆歸其宗廟以爲

壬

吳氏澄曰天子不自有其善而讓于天卽下文不自專而尊天之意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自有其善而推于人亦廣下文不自伐而尊賢之意也成諸宗廟者天子旣讓德于天諸侯旣歸善于天子矣又不敢自專而尊其考祖皆爲人下者之順道也故曰示順姚氏際恆曰天子及士庶有善必歸于所尊天子諸侯爵祿慶賞必稱祖宗以命之凡此皆所以示順也姜氏兆錫曰薦進也本者推而本之也存猶歸也成謂命于廟也此又例言親長之意與天君同重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冕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卷古本反

知音智斷  
丁亂反

應氏鏞曰易書也抱龜者人也不曰掌易之人而直以爲易者蓋明以示天下者易也易之道不可屈故不于北而于南明此以北面者臣也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曰人而曰易蓋有深意焉

吳氏澄曰天地言其理陰陽言其氣情者人性之動在天地陰陽則言其用也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毛

姚氏際恆曰稱卜筮之官爲易猶上言穆答君稱之爲穆此古文用字法解者不知橫生議論無謂惟是言官南面天子北面則無稽所以石梁王氏謂其與儀禮不合近于張大之辭也

陸氏奎勳曰易者掌易之官周制三易三兆皆太卜之職善則稱人以下另一條亦以見君之謙德時說丁仍頂龜人卜大謬

姜氏兆錫曰易上謂易書下謂易官也南面內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內故云進方氏曰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故易者抱龜南面而天

子北面以致其尊也前言建天地陰陽之情而後止  
言尊天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則出于天而已故言  
天以該之稱已過以教不伐稱人善以教尊賢善而  
矜之祇以自傷其善也應氏曰不稱掌易之人而直  
以爲易蓋易之道不可屈故不于北而于南臣之位  
不可踰故不曰人而曰易也此因言尊天尊賢之義  
以爲敬長尙齒之例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  
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  
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三

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  
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建國之神位  
右社稷而左宗廟

齊側皆反語魚預反  
陶音遙思息嗣反

王氏應麟曰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

與述同

吳氏澄曰此一節其小節有五將祭慮事一也祭之  
日二也奠之時三也宿者皆出四也祭之後五也祭  
之初神未來也如懼不及得見其所愛之親蓋望其  
來之切也奠之明神已來矣如神與已語而猶未之

語也蓋喜其來之至也祭將畢神未去也如其將去而弗可見蓋悲其去之速也祭既畢神已去矣如將見其復入蓋異其不去而復來也違猶離去也愬善不違身如懼不及愛之時也耳目不違心如語焉而未之然時也思慮不違親如將弗見之時也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如將復入之時也

姚氏際恆曰王氏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于人道所鄉則不死其親之義邱氏曰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爲正卽左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完

在西而右在東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主死者之祭西方爲陰陰主死方者各從其類也按王說主南面而言邱說主北面而言當以王說爲是

萬氏斯大曰左右路寢之左右也社稷王社侯社也考工記匠人營之

姜氏兆錫曰此章總結前文之意也宿者謂所宿之尸稱皆出者大祭不一尸也陶陶心安乎內之意遂遂思達于外之貌違離也愬善愬而又善也耳目卽

身之所接思慮卽心之所發蓋道不離乎身身不離乎心心不離乎親三者相承而一以親爲歸也結猶固也術省猶循省也于其來也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然卽所謂致愛則存之屬是也旣來也又如欲語于親而未遂然者卽所謂如親聽命是也于其往也如方見而將弗見然卽所謂如將失之是也旣往也又如不見而將復入然卽所謂又從而思之是也懼不及愛然者恐愛有未至語而未之然者念語有所欲發也右社稷左宗廟王氏曰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鄉故左宗廟愚按此二句蓋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三

尊神親祖之意然當屬祭法篇爲是疑簡錯也

方氏苞曰愨善不違身謂平日耳目不違心謂臨祭惟耳目不違心故優然如見其形肅然如聞其聲若視聽他用則心亦偷而自行矣愨善兼思親之篤反身之誠卽前所云盡其愨盡其信也耳目不違心卽前所云盡其敬也思慮不違親卽前所云思其居處及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二節之義也祭之本義盡于是矣故以結通篇其來此賦豈不效其想矣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一終

浙江書局重刊

瑞 清校

丁立誠校

吳錫庚校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一

祭義

三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

09827

